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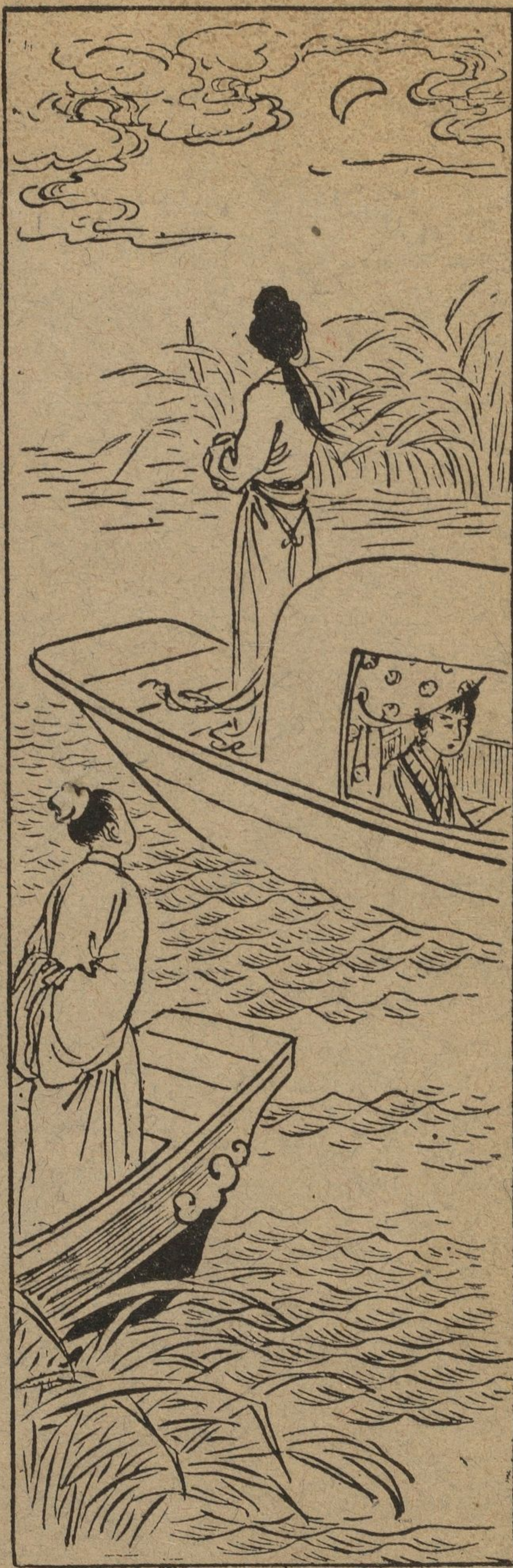
5762.9/2203b

J

駐

春

園



序

開宗明義

傳奇關目總玄情，

離合悲歡閱變更；

禮在自分贈與聘

盟存何論死起生？

蠅將驥附還馳遠，

葉襯花妍亦向榮；

窠臼固知難脫俗，

憑空撰出乞真評。

這一首詩乃全部駐春園總根歷覽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由其用筆不俗尙見大雅典型好速傳別具機杼脫卻俗韻如奏系偏師亦能自樹赤幟其他則平平無奇徒災梨棗降而桃花影燈月緣風愈下矣前傳之作發端東鄰實自登樓投帕脫骨安根亦本彤管面目視繡鞋玉盒大有鴉俗之分至於屈身奴隸如情夢折繡屏家一笑姻緣即駐春園諸本無非蝶戀花從夫有假道於其鄰却事愈幻而想愈奇古今奔之獲濟卓文君後紅拂紅綃固自不乏然不得成全者比比荔鏡之卿琚情驪之瑜輅雖吐露其才華於偃蹇際遇反不若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畏而不救之爲愈也但事不蹈險冒危竟爲名

教束縛亦屬懦夫弱女，膽識雙絕，然後可行張麗貞之自敘，讀者有不為之生悲乎？臨邛當爐滌器，竟隨駟馬高車，可請適所願矣。末路白頭一齣，幾至鮮終，何況其餘。惟深於情者，庶幾可保無惑乎。雲娥之鄭重，迨後有所逼，為逃死計耳，非其本心也。綠筠之情摯，與雲娥同，若遇魏提舉，必為買雲華，無如口血已渝，視為陌路，先着已為高才所據，妬化為憐，安得不與同心者安常締結，尚費停雲。與其拖筆累墨，無甯用選采蒙雜，途次收科，較為捷徑。傳奇雖屬小道，不異畫工，金聖歎論烘雲托月，周櫟園論皴葉渲花，極意描天尊。若於陪輦人物草草，那能襯壁得起天表。亭亭愛月，靈牙俐齒，中窳迎機，侍兒中錚錚佼佼，恐曹瞞所許為知心青衣，未必能若是也。成人美者，乃適以自成，迨後亦得所耶？庶於慧心不負，若楚王之撇衾兒，無乃不情過甚，安見歐陽氣數相通，容易撞入，慕荆何關痛癢，似乎天外奇峯，然正紫釵之黃衫客，點綴幫扶，斷不可少。若五鳳吟之紅鬚，則喧賓奪主矣。究之得依暇便成正果，亦足見任俠不可為而可為。此詩乃粗疎梗概，看豈擬得其詳。待在下仔細申說。

光緒甲辰立秋中浣偶錄於聽雨之西軒 侯官謝幼衡題

新式標點 駐春園目次

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根	一
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佩情殷	閉戶斷鴻音撥梯心冷	四
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	八
第四回	疑實為招魂風前隕涕	憑空偏捉影江上聞聲	一二
第五回	假道作鄰奴錐還露穎	盪舟逢宿俠萍且留蹤	一六
第六回	紅綻洩春光針將綫引	月沉迷夜景雪把橋淹	一九
第七回	獻策巧安排踰牆即訊	通辭驚落月吮墨投供	二二
第八回	鬪筭便開關尋歡山峽	守株乖待兔失望停雲	二五
第九回	昏夜可尋盟安排要路	暗中偏錯認湊合機緣	二九
第十回	故劍現鋒銘備知劫奪	輸碁尋救着純用推敲	三三
第十一回	友朋千里隔特致瑤函	姊妹兩情般齊消硯壘	三七
第十二回	守義共尋盟盡頌肝膈	深情翻致病漸入膏肓	四〇
第十三回	析緘如璧合遠役愁生	弛禁獲籠開移居病劇	四三
第十四回	執約遣丫鬟因詩起釁	偽游窺好友探信求婚	四七

第十五回 當局意如焚途窮守義……………旁觀心獨熱打點從權……………五〇

第十六回 赴約入深閨雙星對語……………束裝開後院一舸偕奔……………五三

第十七回 出門逢劫盜借重頂缸……………登岸遇捕差包藏對簿……………五七

第十八回 事發為多情投供出首……………恩寬由太守改讞問流……………五九

第十九回 深心憐燕侶密贈盤纏……………援手仗蘭交托馳緘札……………六三

第二十回 俠客阻行旌蹇遭伏莽……………流徒除解錄亨遇班荆……………六五

第二十一回 半奮畝三冬操縵舉業……………雙閨分兩地贈報清詞……………六七

第二十二回 好友作門生暗中摸索……………嬌娃充選侍格外搜求……………七〇

第二十三回 出節惜同心踟躕顧影……………成名欣衣錦邂逅聞聲……………七三

第二十四回 禪室話前盟雙星會合……………芳園留勝跡三美團圓……………七五

新式 駐春園

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根

詞曰：雨覆雲翻不定，情拴意鎖難開，閒中下著巧安排，後挽前推宛在。邂逅已逢適願，清揚猶費疑猜，瑤簫若是未啣來，錯眼兀誰擔待。

話說皇明浙江有女曾浣雪者，母葉氏，父名青，字又青，嘉靖間進士，官光祿大夫，與同年翰林吳應松，字翰甫，江南金陵人，時常相遇，青性耿介，不合於時，與都御史蘇廷策有隙，慮其謀己也，遂致仕返於嘉興，在城外三十里，墨浪墩居住，歸囊甚淡，所居者半畝青山，一灣綠水而已。生下女兒浣雪，十分伶俐，五六歲教以讀書習字，一學而能，出口每多敏捷，公夫婦喜之，自是文情詩思，月異而歲不同，遂自作一字曰雲娥，別字嬋娟，養二婢，一曰惜花，一曰愛月，公夫婦以乏嗣深愛，故未嘗締姻，不期公年老得疾，竟淹然而逝，雲娥與母孤孀，仍以詩史為消愁之助，奈家事未幾零落，將婢惜花，遂托媒媪，賣與商人，只留愛月一婢，雲娥有所著作，輒命磨墨洗硯，以致愛月亦頗通文字，不圖鄰人失火，延及曾家，猶幸主婢二人，及一個老奴，俱獲脫身，遂投城內親舅葉家，葉公名渡，號曰小舟，官三邊總制，夫人劉氏，見其姑並甥女，落難來投，遂收拾後庭，留夫人大家居住，庭中有高樓，樓下有芭蕉，名曰蕉樓，隔樓有名亭一座，係黃尚書書亭，亭之名曰駐春園，其公子名玠，少字玉史，肄業其中，懷有騎馬露布之才，貌有羊車擲果之態，先大人名之榜號西山，官兵部尚書，在日與在京翰林吳幹甫締姻，翁亦溪為媒，其官刑科也，厥後黃公逝世，吳公繼沒，黃夫人致書於吳道及親事，不意吳夫人念母子孤孀，不忍遠別，欲將小姐擬配他人，繼而黃家夫人亦殞，兩家全不提此事，幸得吳小姐承先人遺言，



矢心待字，生以音書遙隔，盟約必渝，全不以之爲意，益勵志攻書，與同鄉歐陽穎，締交莫逆，朝夕聚首於駐春園，分題拈韻，叩鉢成篇。一日歐陽游楚中，生獨坐高吟，五更時，忽一人從牆跳下，生攜燈視之，乃魁然奇男子，問其故。曰：「小弟姓王名慕荆，近因知己爲勢豪誣陷，弟不勝憤懣，昨夜提刀刺中豪者，恐人追捉，暫匿貴園，望其唾庇。」生知是負俠，爲知己報恨，遂許以入，須臾天明，命書僮名墨奴者，置酒飲之，到黃昏時，取白金十兩對慕荆道：「敝園淺狹，恐事久覺露，薄具微物贈兄，兄可別處藏身，非敢相却也。」荆見生如此，便道：「蒙一日收留，恩已過重，寵賜決不敢領。」生道：「兄俠人也，何故作此腐談，人生相逢，遇有事時，若不能爲知己報恨，同類解紛，真罵名千古。此微物耳，安足掛意！」荆乃拜受別去，不提。生外間偵探，知己遠颺，遂放下熱腸，却說一日雲娥無事，同愛月登樓晚眺，忽見隔亭疎竹外，一垂髫美男子，年十五六上下，姿猶潘安，神清司馬，心甚憐之，生行吟塔前，亦舉頭見那隔牆花陰柳色間，一佳人臨風獨盼，一小鬟背後侍立，時時爲小姐撚髮，不覺爽然若失。須臾雲娥掩着樓窗，帶笑而下，到房中對愛月道：「纔見佳郎，令人心折，若得佳婿，如其人不負我平生憐才之意矣！但外貌雖甚可人，未知其實學何如？」愛月道：「須密察之。」却說生見佳人下樓，神魂飛越，如有所失，佩遙香散，乃返坐書窗，不覺遙遙月上，射入樓頭，猶留豔影，挑燈染墨，以紀奇逢，有詩爲證。詩曰：

彼美人四章

有美人兮，飛舞容光。含笑凝睇兮，素面相當。望不可即兮，在水一方。褰裳從之兮，道阻且長。
彼美人兮，從何處來。洞前容訪兮，彷彿天台。劉郎咫尺兮，就待遲迴。羽翼若假兮，飛越墻隈。
彼美人兮，奚所思。情牽肺腑兮，語在眉洩。春心兮，獨余知。待相呼兮，一問之。
懷美人兮，倚畫欄。靜掩玉宇兮，離雲端。渺不見兮，月光寒。強拈毫兮，睡未安。

吟畢，一夜無眠。翌日早起，出外見門前衆人圍聚喧嚷，查問根由，一相識的人指鬚髮半白者道：「這老頭兒，行動慌忙，全無關顧，將孩子絆倒在地，把那手中所攜油瓶打破，孩子拉住勸賠，反搶拳要打這孩子，十分可惡，鄉鄰不服，將他扭住，毒毆一頓，洩洩氣。」生進前一看，認是葉家老人家，因對家人道：「此老無心，因弄身邊又無錢鈔相賠，以此相爭，應該多少，願代賠，勿要爭鬧。」衆見生發此話，肯代出錢賠，大家放開，生令身邊黑僮進內取鈔，黑僮乖覺，將老人家帶入內廳，回身將錢交付爲首的人，一閃而去。生進內堂，老人家忙來稱謝道：「幸蒙相公解救，得免傷毆，只累相公破鈔，老漢心甚不安。」生道：「些些小事，何必挂口，我雖與汝隔隣，汝老爺外任，未獲登堂，不知家內親眷，尙有幾人？」老人家道：「我原是城外曾老爺家人，近因祝融無家，來此借住。老爺姓曾，名青字又青，原任太常卿，娶過夫人葉氏，卽葉總制大人胞妹，我老爺並無公子，亦未曾承繼，單生一位小姐，取名浣雪，十分才貌，尙未議姻。今日葉夫人壽誕，小姐命我出來買些東西，與他上壽，經過此地，瞥眼不濟，撞跌孩童，身上無錢，故有此番口舌。回去報知夫人，令其知道相公好心。」遂引退而別。生送到他出門，歡喜自慰道：「无意中得知樓上美人消息，他家人既云在此寄居，則此女係曾又青之女，葉小舟之甥女無疑矣。」意欲傳情，嬌容無由再覩，思及歐陽生好友，將次到家，當往一探，遂命墨童看園出門而去。適遇愛月取水，生認得是樓上侍立丫鬟，兩下各相顧盼而去。愛月歸，將生外出之事，對雲娥說過。雲娥沉吟半晌，命愛月托採花，潛往鄰園一探，便知公子何人，慎勿令其瞧見。愛月領命，不數步便到駐春園，伴問墨童道：「亭上可有人否？」墨童道：「我公子外出，獨我在。」愛月又問道：「是何公子？」墨童道：「是我家尙書老爺公子。」愛月道：「公子可有多少年紀，曾婚娶與否？」墨童道：「年方十六，我家公子素負大志，乃以未登科甲，欲娶無媒，加以老爺夫人早逝，是以遲延至今，孤子尙未議婚，姐姐今日來此何幹？」愛月便

托詞道：「我家夫人，昨日登樓，見貴園辛夷盛開，敢思一枝獻佛。」墨僮見愛月如此說，便聽其直進，愛月見書窗几上，有一卷新書，面上書「駐春園新稿」五字，知是生之窗稿，遂取收袖中，仍上亭折辛夷一枝而歸。乃帶笑對雲娥道：「今日不負此一行矣。」雲娥問故，愛月遂將墨僮之言述了一回，乃向袖中把取來的稿，交與雲娥，雲娥遂啓窗拂几，焚香展讀，但見一卷約五六十篇題目，下書「黃玠著稿」四字，雲娥看完，因念字字篇篇，金玉錦繡，不忍釋手。愛月見雲娥只管翻玩，含笑問道：「公子肝腸，今日盡爲小姐所見，畢竟實學何如？」雲娥嘆息一聲，便叫愛月道：「天也！余志決矣！不必復言。」二人論了一番，生訪歐陽生，尚未回來，歸到房中，不見几上窗稿，忙問墨僮道：「適有何人到此？」墨僮俱以實告，遂將愛月討花，細述一番，生知此稿，恐是愛月竊去，以達小姐，遂置不問。

【評】此回開宗明義，係屬開門見山，爲之一覽大略已具，所謂隔年下種，來年收種是也。西廂發端驚豔，俱從君瑞一邊發揮，而駐春園之窄路隔鄰，亦卽西廂之驚豔也。有意尋根，不減佛殿之奇逢也。而獨於雲娥一邊抒寫，而獨於愛月極意助扶，別是一般杼軸，亦見關雎好色之不淫，不損內家之閨範。才子當行佳人本色畢露，於此情事各極其新，筆墨兩臻，其勝可知。雲中矯鶴，不異花間美人，乃得矣。

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珮情殷 閉戶斷鴻音掇梯心冷

詞曰：梁裝玳瑁待雙棲，花外兼泥，柳外兼泥，輕羅剪挂畫樓西，神度香閨，影度香閨，掩巢條變武陵溪，換却新題，出個難題，尋羣無翼逐高低，空費癡迷，猶如癡迷。

且說雲娥自得生實學後，一片憐才深心，固結不解，有時挑燈獨坐，有時倚枕尋思，總在此窗稿中賞玩不

已。遂自想道：「人才之遇，自古爲難，或南北地天，他山遙隔，或形骸咫尺，對面乖離，卽使兩美相逢，情懷各屬，而屏雀姻緣，早已締結者比比。今吾有此奇逢，且在隔鄰之下，倘不及時羅附，不亦舊前錯過乎？」思想已切，願望彌深。一日又與愛月登樓玩景，忽見窗前紫燕雙飛，掠簾上下，俯眺駐春園景色，不亦爽然。遂呼愛月道：「我昨有紅羅一幅，繫手帕一方，并那筆墨端硯，可代我取將出來。」愛月聞言，取過羅帕，登樓付與雲娥，仍下樓而去。雲娥便將雙燕爲題，賦詩一首，書於帕上，書畢，將羅帕包着琥珀墜，執在手上，遠望躊躇，沈吟半晌，正玩景間，忽聽琴聲，低頭一看，見生在花下端坐鼓琴，雲娥此際不禁神怡心動，遂將羅帕所題的詩，拋將下去，生正在鼓琴，出於不意見之愕然，遂停琴韻，看是何物，拾將起來，展開一看，見那帕上題詩一首，見帕上書道：

綠雲倩翦舞春衣，斜拂紅梨度翠微，細雨捲簾情脈脈，清風歷檻影依依，妝樓愛結同心夢，畫閣會期比翼歸，縱有烟波分去路，遲君一水伴于飛。

生看畢，拍案叫絕，急舉頭致謝雲娥，雲娥不意他舉頭瞧見，不覺臉帶微紅，掩窗而下，及到房中，如有所失，惟是低頭弄指環耳，愛月在旁問道：「小姐對景漫吟，自抒懷抱，西鄰有宋玉，獨不知乎？」雲娥祇是低眉不語，愛月知其有所思，只管盤問，雲娥知不可諱，遂將擲帕之事，對愛月說知，愛月道：「如此休得耽誤，小姐有心在那隔鄰公子，可急修函招之。」雲娥聽了，不覺含嗔答道：「安有此事，如彼才貌，怎不令人想慕，坐視無媒，恐爲高才捷足所奪，後來追悔，无益於事，故雖行一時投贈之私，實爲終身定靡他之意，豈爲弄醜，致壞芳名，且目下正值秋令，已近場期，日在樓頭纏擾，甯不亂彼精神，致荒舉業，自今以後，吾不復登樓矣。」是後與黃生遂絕消息，并愛月亦不令其往來出入，生一片癡情，日在樓頭站望，竟日忘食廢寢，直至累月不見美人

影響無間可尋，心中但有抑悶而已。日挨一日，更見癡迷，只有懨懨一命。雲娥與愛月，以不登樓眺望，故全然不知。生久不見，心內愈堅，日則忘食，夜則忘寢，兀坐書房中，細思無計可施，念及歐陽生與吾至交，不若和他相議，或者別有良策，得以通情，縱使玉人知道，料不怪我輕狂。但此事雖非二人可為，豈同容易，譬之飲水，冷暖只許自知，問及何益，吾之心病，必得崑崙磨勒一流人物，可醫得。歐陽生雖我同窗，莫逆亦尚未知回家，又以槐黃期近，必勸我向憲簡埋頭，若對他說出隱情，不但不代我設計，反有許多頭巾話，不如勿與他言，是好為挨久之愈無聊賴，乃自忖道：「我今日為情所感，幾至殞生，若無知道，豈不誤了玉人。」算計已定，遂勉強修書一封，令墨僮致於歐陽生處。歐陽接書在手，便問墨僮道：「汝相公在家，勸修舉業，定然猛進，吾客楚中，昨日初返，汝相公如何得知，便致書來？」墨僮答道：「相公抱病月餘，心神恍惚，自言自語，不知是什麼症，今叫我送書來此。」生見書，拆開看了，即奔見生，便將雲娥令愛月來至書房，竊去窗稿，一一皆告，并以羅帕所題之詩，以示歐生，乃道：「未知佳人何意，以後音蹟不通，欲不關情，總不可得。近成重病，致書於兄，請來為弟籌畫。」歐見說，遂把羅帕展開一看，看完，驚起叫絕曰：「世間安有此閨中名士，如此多情，怎不叫人癡死！怪不得足下傾心，但此事明明有據，成就可期，以後不得佳音，在彼或恐足下馳神癡想，以荒舉業，故絕往來，欲足下稍斷此種念頭，暫潛蹤跡，亦未可知。依弟愚見，足下正當勵志秋期，掄魁占解，洞房金榜，大登小登，兩得之矣。何自苦乃爾？」黃生聽了半晌，遂向歐陽生道：「知己愛我情深，謀我實至，弟聽兄言，自此悟矣，癡何為哉？」自是黃生寢疾日覺漸愈，未歷多時，而場期已屆。歐黃二生，各自進場，却說黃生入闈，在坐舍中，搦管沉吟，忽憶雲娥，淒然欲泣，情思迷離，不期舊疾復作，將座場屋認作蕉樓，成離恨天矣。遂伏案而臥，須臾驚覺，更已四計矣，乃強起操筆，一卷已書完整，直至二三場竣，生急欲謀歸，歐陽生曰：「回家甚易，為路無多，但歸得佳人一

假素心固為快事，萬一音蹟仍疎，芳顏莫晤，豈不反添腸折，依弟之見，不如此等候捷音之為妙也。」黃生道：「任難見面，即癡死我駐春園花木，昔日彈琴贈帕處，也是所甘心瞑目，那可啜遠兩下，天各一方，彼此同嘆。」歐生見他如此，只得依他，生遂別歐陽而歸。一日抵家，入門進內，無遺收拾行李，即速忙步至駐春園，向隔牆蕉樓一望，不期愛月正在登樓推窗，忽見飛雁排列如字，天上翱翔，愛月遂呼道：「小姐呵，可急上樓來望一望。」雲娥見是愛月呼聲，便自登樓，步至樓窗，向窗外看去，只見橫空飛雁，排列成行，遂高聲呼道：「雁何無人投字寄來？」生正在樓下尋芳，忽聞雲娥有這話，因向樓前應道：「我小姐如此多情，教小生怎消受得起。」生在樓下目注雲娥，雲娥低頭俯視去，見生的容貌，憔悴消瘦，知其秋試初歸，細玩其容，心甚憐惜，無如愛月將窗欲掩，只得步下樓來，生於此時，不禁心醉樓下，獨立又徘徊自遣，似乎無聊，遙到亭中，更是淒然不安，竟然為之泪下。因想佳人玉貌，本該配合得其人，况投來錦字，可見有心，今日望雁傳詞，芳心畢露，低頭微笑，無可如何。一天好事，坐視不諧，悲深欲絕，猶自勉強拂几拈毫，成二首絕句，置於几上。詩曰：

青青雙泪拭還流，萬種幽懷注小樓。對影不堪沉影去，斜陽空倚石欄秋。
忍將舊事付寒流，月朗風清一倚樓。蕉葉尚知憐寂寞，聲聲窗外伴悲秋。

生吟畢，天色已晚，悶坐書房，孤燈獨對，一夜無眠。東方既白，尙然未知。
【評】此折不比上回，上回略陳大略，此折則分派安流，必須別具手眼，方現奇觀。西廂一段姻緣，較此尙覺緩敲一着，然彼大套詞曲，事簡詞多，自必如許鋪張，方見常行本色，不得拘拘筆愛，而駐春園傳奇，另為一番色相，雖極襯托，不能添足畫蛇，自與隔牆打個照面，撞下情根一折，而登樓贈帕，近於突然而非突也。一見成病，而即與友相謀，謂之多情而更多也。况一拾羅帕之後，如反沈水底，并無消息可尋，正如海上三山，

奇峯突兀，望之則近，卽之則遙，遇風吹阻，殊屬縹緲，出沒變幻，正不可知。未繙下折，試爲掩卷，強作解人，豈知吾所料耶。本無大異，爲之委曲變換，斯可稱奇。心思空靈，傳奇中不能有二。

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

詞曰：情牽意絆，夢如縷，喚醒游魂，耳畔聞鶯語，做作那知埋怨誤，錦箋寫擲花間去。這世事翻雲與覆雨，擊破銅壺，漂泊歸何處，消息欲通難訴與，藏舟且辨逃生路。

生一夜無眠，直到早飯時分，乃吩咐墨僮道：「歐相公回家與否？可到他家一探，若是回來，早報與我知道。」墨僮聽說，卽忙走到歐陽生家裏敲門道：「歐相公近日可回家麼？」內應尙未回來。墨僮聽說未曾回家，急轉身回去報生知道。生又以好友離居，日坐書房飲恨而已。却說雲娥同愛月自從見生樓下答話殷勤，是夜下樓，一夜亦惟撫几托腮，無言兀坐。愛月知雲娥意有所思，便道：「適纔登樓晚眺，見黃公子逍遙樓下，潛身花塢，竟成司馬之癡容，頓減潘安之逸致，思之心中似有所求未遂，且小姐自昔日貽帕之後，音信久疎，直到今日，怪不得黃郎言我二人有始無終，使人空相丰儀，究無實意，豈不錯了此生憐香真意？」雲娥見愛月如此說，不禁中着心脾，幾要淚下，乃嘆道：「我正爲此事躊躇，進退兩難，無可奈何！」愛月聽過，便道：「小姐休得沒了主張，誤却風流才子，抱恨終身，倘壞公子玉體，那時悔之晚矣。依愛月之見，不若修書一封，招之使來，令其卽刻過樓，少敘以通契闊之私，省得兩處斷腸，豈爲不便？」雲娥道：「正恐冒野合之穢，貽悔終身，以致旁觀恥笑，故思量至屢，不敢作那偷香故事，爲人所輕賤也。」愛月道：「雖如此說，畢竟要具數字，敘那久疎之故，只爲黃郎場期已屆，不敢相擾，以表無他，婉轉致詞，庶可消黃郎愁悶於萬一也。」雲娥道：「此意吾豈

不知，第思幽閨字迹，豈可輕傳，倘或被人所見，甯有不作終身醜談？」愛月見雲娥如此說，亦不敢強其修書，由其自便。略挨數日，已是揭榜之期，生乃潦草成章，竟爲下第。歐生脫穎囊中，名字高登，歐陽穎中在第三名。愛月聽見外人傳說，知生失意秋闈，遂把黃生下第之事，對雲娥說知。雲娥知道下第，暗想道：「昨日看見黃郎分明我久疎音問，思容瘦如梅眉，翠似柳，况眼前秋令，加以金風冷落，下第而歸，面目蕭條，必增憔悴，不如依愛月之言，聊寄一書，以致慰藉之情，或可消愁解恨。」遂命愛月磨墨拂箋，排遣振翰，下筆直書。畢次早卽命愛月將書達生，且囑愛月道：「汝把這書進於彼處，宜卽早回。」愛月領命，仍向前日探花駐春園而去。逡巡之際，行到書房亭外，猶胸臆不前，立於窗外，但見黃生睡在碧紗帳內，案前鴉具雜陳，無心坐几，觀書，有意夢中尋美，沈吟半晌，卽欲回來，乃轉思道：「我若空回，豈不辜負小姐致書一番好意？」竚立久之，但黃生風流人物，一段幽韻，更覺可人，爲門外佳人所見，心內倍加愛惜，不禁直進房中，把暖帳一舉，伸手將枕頭輕輕敲了數下。生夢中不覺吃了一驚，翻身一顧，愛月便低聲道：「各子正在睡鄉，爲小婢喚醒矣。」生知爲雲娥小姐所使，生見愛月深深作揖道：「姐姐今日光臨，怕是小姐有些心事，托汝代傳，小姐一片好心，小生知之久矣，自隔樓贈帕，望雁傳情，至今渺無音耗，心中痞塊，結於膏肓，每想此情不續，幾欲自盡，何期姐姐今日到來，是救小生之命於既絕也。」愛月聽了，遂將雲娥之書遞於黃生，生未及展開，又問愛月道：「小姐今日必有見教。」愛月道：「妾窺小姐，心向郎君已久，奈男女不可無媒苟合，以致貽累郎君，貴體欠安，誠爲可恨。此係小姐親手所書，一片心情，盡罄其上，也試展一看，自必瞭然。」生乃將書拆開一看，又致謝道：「若非姐姐指示，幾忘贈帕之情矣。」只見書上寫道：

憶自客樓贈帕之後，音問久疎，所以然者，正恐擾蕩丰神，致減遠揚之志耳。是以芳顏一別，迥隔人天際。

此清風朗月，無時不遙想芝眉，結願既堅，情牽肺腑，伏念足下奇遇玉堂才遜班馬，正擬名魁一榜，何期第落孫山！因知才調絕倫，無如命不由己。秋闈失意，頓減風流，毋亦為牽情所致。陋質鄙姿，不堪握盃，奈與足下相逢，留情風月，無意功名，室遙心邇，抱歉何如也。獨是青春未去，奪錦有期，那時姓字高懸，趨迎有日，鵲鶴比翼，共遂于飛，芸窗雪案，尚須中流鼓棹，切勿日全鷓鴣，只怨年芳徒紛足下之心，無益鍾情之事。至於露白霜高，寒風蕭瑟，尤須保重，勿致欠安。後會有時，妾在香奩待字，始不為無因矣。忙裏傳言，情長楮短，一經青照，榮荷良深。此上研台，伏維藏覽，臨風珍重，不禁神馳書達。

黃郎文几。

辱愛妾曾浣雪端肅百拜。

生看畢，歡喜起來，乃暗想雲娥才質，真為舉世無雙，只看是書尺幅波瀾，措詞無微不至，且見體段大方，非鑽穴踰牆所可比。小生若辜負此意，枉自為人展讀之時，令人暗想。正吟哦間，忽見歐陽生遣家人持書至，生雖失意志氣不頹，遂對家人道：「相公高中，尚未造府拜賀，反辱書來。」拆開一看，見上寫道：

從君歸後，旅日如年，清夜興思，離魂與落霞同飛，客夢並秋聲共寂。榜中添標前隊，文章實愧同人，回思才調如君，仍嗟垂翅，恐是龍頭所屬，讓我一籌。他日秋風，鵬程萬里，匣中霜雪，必耀神光，即有所違，幸勿介意。昔日別弟歸家，想為隔牆有美，瓊姿豔質，種種關情，花陰月下，諒必稱心，握手天台，料應數度，然此中風味，勿語俗人，足下一片深情，莫瞞知己。弟之短才淺識，已探素心，敬奉寸函，略傳衷曲，餘容面晤，指點疎愚，書到時勿負江干佇望，得登電覽，何既榮光，肅候近安，維期晒納，書上。

玉史黃兄文几。

硯弟歐陽穎頓首。

生看畢，暗思道：「纔得佳音，正圖一會，不期友人書到，欲往相賀，省中隔此不遙，明日可買舟一去。」雲娥小

姐處，今日更非前日，相與不全矣，不如亦作一書寄去，托愛月達與小姐知道，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將雲箋一幅，揮毫直書，書畢，遂到蕉樓下一探愛月在否。一無動靜，生又思歐家家人相等全行，遂往外東裝就道。次日抵省，見了歐陽生，致賀畢，便將雲娥致札之事，說過一遍。歐生贊嘆不已，遂與全在省中居住，不題。却說雲娥母舅葉綱，素與部將蘇廷略，有隙，不期邊人犯境，葉公臨陣被擒，乃與旅兄廷策，疏葉公通謀判逆，旨以葉公擬罪當族，刑部文書，密行本府，太守姓錢，名國弼，原係曾太卿門生，平日素知曾夫人家眷，寓在葉家西府中，乃密命心腹公差，報與曾夫人子母知道，令母子丁鬢，及老管家四人，連夜奔逃外方居住。正在躊躇，忽見公差來到，大家一見震驚，曾夫人見事頭不好，遂自求生，因對雲娥說道：「汝父在日，惟有金陵吳年伯十分知己，目今年伯已故，年母在堂，母子孤單，與吾同疾，莫若急投彼處。」雲娥聽說有處藏身，心纔放下，只可憐母舅一家被慘，坐視實難為情。說畢，夫人小姐並愛月管家，跟着錢太守差人，往後門走出。愛月便道：「此行恐不能再入此門，可惜蕉樓上下一派景物，尚未飽觀。」葉夫人道：「如今尚慮及此乎？」雲娥聽見愛月之言，不覺心中難捨，淒然流淚，乃以目視愛月，愛月會意，又見天色尚早，猶未起行，乃潛步竟往駐春園一探，只見亭前緊閉，寂然無人，不多時，天已發亮，只得討轎出城，但見官兵圍住葉府門前，府中四百餘人，一時遭此毒慘，不知所為。曾夫人家眷出城，便叫隨轎管家，僱船而去，投金陵吳府來居，不題。

【評】是折情事不全，略為變換，較之寺警，尤覺驚人。傳奇中所謂欲合忽離，欲離勿合，不可捉摸。此折之首，全在擲箋，略見雲娥身分，即第一折題詩贈帕餘波，不全於鑽穴踰牆，粧出度婆伎倆，綜工掩飾，餘覺可輕。苟此折即附會佳期，或在愛月寄書之時，求歡不放，則女犯淫條，男干穢律，刑家尚有借出勸懲，即係妄人，不顧為此，而此乃于寄書有意，女知野合之污，求合無心，男效共姜之義，諸本傳奇，妍蚩畢備，不必委曲求

全，捉奸不能無證，殊屬厭觀。詩云：「夫妻非野合，昆季由天真。」多情之侶，本不可拘，始終相顧，乃合乎情，正不敢妄謂理之所無，情之所有也。

第四回 擬實爲招魂風前隕涕 憑空偏捉影江上聞聲

詞曰：平地風波何處起，紅顏疑喪鋒鏑裏，綉閣塵封門永閉，空奠匣藏鬪草辨，非耶是耶。擬逐行雲無定止，有緣條泛仙津艤，觸緒關心愁不寐，眞留意佳音，偏徹尋親耳。

却說黃生在省，聞知葉府家誅之事，心上欲歸，便辭歐陽生而行。舟中隔了一夜，方纔抵家。一進門來，便跑到駐春園一望，果見葉府門戶皆被官差拆倒，服物器具一空。府中男女，不知置在何方。曾家小姐，必定爲其所害，思及二八佳人，一旦遭此慘毒，竟爲發聲大哭一場。空庭置了位，遂進書房，取過筆墨，製詩一首，拜祭雲娥。愛月，乃命墨僮安排香燭，但見援筆書成一律云：

百里青溪一掉回，舊時玉石變成灰，只因爲友暫離矣，豈料思親不見哉，蕉葉樓空歸宿雨，芙蓉影滅冷秋台，可知挂木聲聲血，莫抵新詩飛燕哀。

生書畢，遂命墨僮撒奠，放聲大哭一場，須臾暗忖道：「先君門人李邦彥，現在揚州司理，如今莫若往揚州一游，免得在家悲切，且小姐已故，天下那有佳人，如今風流事，如何提起。」立意已決，遂把雲娥所賜羅帕，並檢出歐生解慰一書，及那隨身要用物件，收拾已完，帶着墨僮，買舟就道。是夜船泊江邊，望見涼月當空，水天一色，清江無際，益覺淒涼，回想雲娥，冷冷淚下。忽聞鄰舟一婢，步至前艙，望月，回首呼道：「小姐可急來一看。」生只見船內有一佳人，坐在艙板，應那丫環道：「際此淒涼，何心玩景。」愛月獨立良久，但見前面萬點漁燈。

一天星斗，兩邊斷岸，雙架紅橋，玩景生情，懷人觸恨，轉覺與深閨眼界，大異觀瞻。風清月白，避匿舟中，顧影淒淒，殊難索解。生於月下細認，乃雲娥小姐之侍婢愛月也。不勝駭異，因想道：「彼密計脫身，故得到此，但不知此行何往。」遂急呼舟人問之，愛月聞言不曉，是生玩畢，遂入艙去睡，只見舟人答道：「我舟要往金陵。」生聞言便想道：「我只爲佳人已沒，故有此行，今得知其蹤跡，到不思自往揚州，即跟着此舟，徑往金陵，或得晤阿雲，也未可知。」遂對舟人說道：「我舟亦駛往金陵去。」舟人不知其意，只得從命，仍自睡去。生猶在船頭徘徊玩景，又問鄰舟舟人道：「汝船內夫人小姐，欲到金陵，下處却是誰家？」那管家在旁應道：「我老爺在日，與金陵吳翰林老爺相知極厚，今我老爺與吳老爺皆歿，吳夫人京裏搬回金陵居住，目下我等遭難，不憚跋涉，共往投之。」生一一聽罷，遂緊記在心。五更時分，例起開船，不期舟人腹痛，倒在舟中，呼叫天地，生起視之，前船已開行里許矣，生不勝着惱，頓足道：「我探阿雲蹤跡已明，本欲舟尾其後，鄰舟共濟，令其知我行蹤，且愛月跟在身旁，日於船艙內外行動，必定可通消息，不意舟人如此作惡。」又須臾間，風帆順駛，前舟已不見矣。忽聞船後有一來船，船內管家招呼道：「前面黃公子的船，暫等片時。」生聞言回顧，只見歐陽生已畢，便將頭管家侍立，生忙叫船家開船，就之。此時船家腹痛已愈，遂把船駕去，相攙住，生跳過船，問候歐生已畢，便將前事說與歐陽生知道。歐陽生聽說，便道：「今日又會江中，莫非天緣所使，弟不勝代爲喜躍。」生道：「如今蹤跡難明，却又茫茫無據。」歐陽生道：「兄又癡了，他明說金陵吳幹甫家，何言無據，且吳幹甫原係足下先令岳，此行到彼，一訪佳音，兼可見其令愛，或得成雙，也未可知。則一堂二美，聚首齊眉，那時樂當何似。」生見歐陽生說到吳家親事，不覺恨自心生，遂道：「這段姻緣，老母在時，致書道及，可恨年伯意欲悔親，久無音信，於今多載，必然別配他人。弟此行只探雲娥到彼，隨時區處，斷不輕入吳門，使添恨事。」生一片精神，又逐前州。

蕩深矣，不禁青衫泪濕，遂令回舟，拉歐陽並坐船艙而去，與歐陽生遂各作一詞遣悶，黃生拈調乃名醉落花云詞曰：

並棹永中流，君今射策上皇州，癡情我則素雲遊，芙蓉憔悴，錯認佳人半面羞，這舊愁未斷接新愁，昨夜新愁一半休，長江又失却前州，古岸斜陽，白水迢迢一望秋。

歐陽生亦作一詞，名桃花引云詞曰：

萬里清江淨碧波，美人長是隔銀河，喚奈何，望斷前舟，玉泪冷冷喚奈何，似爾多喜，昨夜江邊聽細雨，悠悠知向金陵去，盼嬌娥，欲覓兒家，須向桃花洞裏過。

舟行不數日，船到鎮江來，遂與歐生分袂，直抵金陵。却說雲娥同愛月與葉夫人到了金陵，尋到吳府居住，見了郭夫人，郭夫人乃帶着女兒綠筠小姐出來，相見禮畢，各敘寒溫，郭夫人便對葉夫人道：「不期浣雪小姐如此長大，不知許配誰家，下聘與否？」葉夫人道：「小女自從伊父退居指館，尚未許人，老身常常以此挂念。」說畢，便將被害脫身之事說了一遍，郭夫人聽了，便道：「原來遭奇事，老身實有不知，但寒舍蕭條，惟是菜蔬淡飯，若是相挨過日，望乞諒之。」葉夫人因指綠筠小姐道：「令千金綠筠小姐許聘誰家？」郭夫人原借悔親，乃容說道：「前年意欲適人，但以母子孤單，而且稚年尚幼，竟寢至今。」遂顧綠筠小姐道：「浣雪小姐必定資質過人，汝今時常親近，倘有筆墨之間，偶有所作，宜爲就正。」雲娥聽了，遂自謙道：「孩兒才疏識淺，見笑大方，倘預就正，綠筠小姐一二年，而母出此言，孩兒曷勝自愧。」綠筠便道：「姐姐休謙，妹已早知姐姐在京，那時年方七歲，出只成章，恨不得相依朝夕，聚首一堂，盥櫛之餘，親聆教誨，移居于此，歡躍如何。」內面已先備下酒席，遂齊出中堂，大家乃入座飲酒。正飲之間，雲娥忽自暗想：「人生世上，萍合蓬飄，我今在此。」

不知黃郎在彼，近體何如？臨行愛月往探書房，掩了，不在亭中，想必外出，分明不曉，此番脫走來此，他若回家，必以妾身並遭其禍，定是加傷，萬一損壞身了，莫期後會矣。」空在席思量，不覺心酸起來，忽然泪滴酒中，却被郭夫人瞧見，只以爲纔到，未免思鄉，心中不捨母，始諸人忽然悲切，將此等語相勸，殷勤雲娥，唯是低頭，猶思不置也。只有愛月在旁，會其心事，亦但低頭無語而已。及撤席散坐，已是更深，郭夫人遂命提燈親送葉夫人小姐到後亭，湧碧軒居住，次早葉夫人與雲娥愛月起來，但見亭中景物較之葉府，蕉樓繁華幾倍，暫得寬心。三人共到軒中游玩，見那軒下亭邊，置一小門，門則緊閉，葉夫人遂命愛月開了出來，一看，又是一座名園，匾上書着紅螭閣三字，閣下牆外，又有一帶高樓，俯臨軒中，亭子閣中側有小門，又是緊閉，葉夫人又命愛月開了，只見一林翠竹，幾株海棠，又有一座亭門緊閉在左，恍惚駐春園門外，愛月遂對葉夫人道：「竹徑有門，恐是鄰家園子，不便往觀。」三人共向門內而回，未移數步，夫人舉頭見樓匾前着衣雲樓三字，樓上書聲朗朗，夫人遂命閉着軒下小門，思進府內，候郭夫人去。愛月依言，遂重重閉上門子，隨着雲娥，同候郭夫人而來。葉夫人對郭夫人說道：「才同小女小婢到紅螭閣玩景，忽見鄰家亭子一帶高樓，且有人在上讀書，不知誰家別墅？」郭夫人道：「鄰家周年伯名謙，號牧庵，官工部尚書，舊歲退居林下，乃郎名之元字八士，年方十八歲，讀書於此，老身一向不許小女及家人輩過紅螭閣探望，有失婦居家法。」葉夫人聽說，便向愛月道：「以後切記在心，汝等亦不許向後花園閒玩，當避人耳目。」雲娥領命，自是雲娥與愛月歛跡不題。

【評】此折乃一折二折幾至於七八折，而一折始完，自黃生聞信而回，此處極難措筆，尋親却遇江中，無故折也，不閉戶傷心，而出門探友，又一折也，不探歐陽生而探李邦彥，又一折也，不即往揚州而中途相遇，又

爲一折。而船到中流，忽爾舟子抱恙，又爲一折矣。乃前舟去遠，方欲撐開，又遇歐陽生好友喚回，又爲一折矣。方以前舟不見，必與歐陽生同返，乃返拉歐生同行，又爲一折。至於用筆紆徐，湧碧留賓，正似西廂詩文，洋洋洒洒，可與鬪筭處認真着眼。

第五回 假道作鄰奴 錐還露穎 盪舟逢宿俠 萍且留蹤

詞曰：大羅天閣浮地，上下高高都要追尋至，問途近可從鄰比，權屈爲奴，何怕汗行止。二渺烟中埃塵裏，物換星移觀面人，千里道故班荆，渾夢寐冷遇傾肝，緩急堪相倚。

却說黃生尋到金陵，遂入城中，到吳府門前探信，只見老管家站門前，便想道：「雲卿大家，已寄跡於茲矣。」忽轉頭一看，見隔樓有一高第，訪問鄰人，知爲周牧庵致仕在家，莫若賣身投在周牧庵家，諒必收留，既係隔鄰，或得一面，豈不甚妙？又想道：「我昨日登舟時，行里許，有一寺，其中長老係我同鄉，明日莫若封了一札，將墨奴暫寄彼處，諒必不我却也。」次早遂對墨奴道：「我此來爲拜訪老爺同年，今已生此，帶汝齊去，恐有不便，今具一書，汝可訪到昨日登舟與歐相公作別之處，里許有一寺。」墨奴見說，便應口道：「昨日一寺，匾上書廣教寺三字，有一長老出迎相疑處，未知是否？」生點頭道：「好罷，認得如許明白，正是彼處，汝可見那長老，將此遞上，彼看書中來意，必定留汝，俟我幾日，便與汝同歸。」墨奴遂承命而去。生見墨奴已有着落，將所着衣冠，遂一一換了，行李寄在客店中，只把雲娥所貽羅帕並鑿，謹包一封，置之懷中，急走周尚書府內，對那管家道：「老爺在家否？」那管家道：「足下何來，問家老爺何事？」生遂將來意一一說明，老管家便進書房中，稟周尚書知道，尚書即命管家引生進見。生是個文人，氣象閒暇，便問道：「汝本籍何處，因甚到此？」

道：「小人係江人，姓胡，早歲亦事詩書，近因家計零落，飄蕩於茲，特來投靠府中繕書，以及工役之事，願一效勞。」尚書遂道：「看汝這樣，任不得煩劇之勞，可同小童伺候公子代書，取名曰司翰。」遂進見，並道前事。公子亦不勝喜躍，遂命生與家僮司墨日夜相伴，生叩頭領命，即在周府住了，以後周公子或與友人分韻聯吟，生亦在旁低聲唧唧，脫稿完，即竊書片紙，置之壁竇間，公子全不及覺。乃司墨頗稱解人，時常親近公子，公子教之讀書習字，以故與生一分綢繆。一日公子偶因外出，生將樓窗推開，只見隔亭有一座名園，遂呼司墨道：「此是誰家亭子？」司墨道：「乃是鄰家園子，吳翰林老爺所居一門孤孀，一向無人在此，問來往的，且近聞浙江有年家家眷，寄住在此，亦是孀居，以故益加嚴密。」說畢，又指着紅螭閣亭邊小門，對生說道：「此門正通彼家府內，從來不開。」說話未畢，忽傳公子回來，中堂有召，遂一全下樓而去。一日正當長至，周公子招友人過樓分韻，拈得先字韻，個個苦口推敲，生潛往房中取一短牋，書於箋上，帶着袖中，仍到公子身邊侍立，但見列作皆完，共相就正，生從旁一看，亦但庸庸，且有不通之處，須臾對公子說道：「某下里巴人，勉強一和春陽，不知列位相公肯賜教與否？」諸位公子道：「何妨，向聞蘇公小婢亦解詩聯，鄭氏丫環尙工應對。」遂顧生說道：「你若會做，不妨寫來。」生遂將袖中取出，遞與周公子，諸少年齊來一看，見上寫道：

江外寒燭碧晚天，峯樓回首事淒然，雪兮無意憐梅瘦，雲也何心抱月眠。綉綫牽長添別恨，分題聯句續姻緣。吟邊不少詩奴興，漫學新言寄一篇。

衣雲樓長至卽事。

看畢，各人不勝驚異，中有一人，却妬忌生才，疑道：還恐此詩有夙構抄襲之弊，莫若就本題再限一韻，命他當面賦成。生道：「唯命是從。」遂限七陽韻，生低頭半晌，遂走到座中，卽書以獻。諸少年又來一看，見寫道：

雪豔偷春破暗香，金陵佳氣漸汪洋，愁深今日還明日，醉到他鄉即故鄉。倚檻誰憐寒不耐，拈針翻怨畫添長，請看鄰鳩泪痕竹，爲甚關心勁節涼。

大家看畢，不覺一齊拍案叫絕道：「他筆墨有可觀，此名士也，何故乃爲人下！」公子遂將賣身來由，說了一遍。只見一個姓李的道：「此人暫屈塵中，畢竟出人頭地。」衆人一面說話，至黃昏時候，各自別去。公子遂把生二詩達於周尙書，尙書不勝驚異，嗣是公子或有所作，每命生代爲捉筆，無不工絕，以故公子益重。公子遂道：「他既如此才情，放他不得，我府中婢子甚多，他如肯留，稟過父親，揀一個匹配與他，不知他心意如何？」尙未直對說明，司墨遂將公子的話，與生知之。生聞公子的話，每遇公子出外，即開樓窗向紅螭閣望去，實不見一毫動靜，遂想道：「憶昔駐春園，每日可以舉首高瞻，今日紅螭閣，我倚窗低矚，空結冤家，咫尺抱天涯之恨，於今兩度矣。」一時不覺惱從心生，拾將小石塊，向紅螭閣擲了一擲，忽驚起飛鳥一陣，飛向內府而去。生見了，嘆道：「何不如伊飛入隔牆而去，其樂何如？」彼正在癡想之間，忽見司墨上樓，對司翰道：「明日公子約李相公諸公子往印峯溪舟游，命弟同兄偕往。」生道：「公子此命，誰敢不從？」到次早，生與司墨遂跟周公子大家入船，正登舟時，忽把舟人細認，似曾經會過，又不敢記憶，恐露事機，不踰時，諸少年俱已登舟。公子命司墨執壺，命生司輸入廚着酒。那舟人見生聲音狀貌，酷以黃公子，乃加仔細識認，連聲呼道：「黃公子何在此？」生聽說轉輕聲問道：「足下何人，今日奚由遂相識耶？」舟人道：「公子忘之乎？吾乃暮夜跳牆之王慕荆也。」生疑始釋，便想道：「此人乃真負俠，有心許我，必非鼠輩流人，我便說明來意，彼必不我洩也。」遂將別後情由，對慕荆一一說了，且問道：「足下幾時到此，潛迹魚舟？」慕荆道：「小弟自蒙公子大恩之後，便一路直抵江南，改換名姓，潛棲於此，這等看來，弟爲友人改名換姓，兄爲佳人假飭行裝，雖則癡俠不

同而蹤跡行徑大都相似。前日貴園一別，報答無由，不圖此日得晤恩人，倘日後有事相聞，報以一死，士爲知己者用，俠者大經。」說畢，遂舉手遠遠指竹林裏一茅屋，對生道：「此係是小弟寄跡處。」生舉頭細認，忽聞公子在座呼喚，遂對慕荆道：「弟且赴召，少停再來。」生遂趨見公子，問道：「公子有何使令？」公子道：「可取文具與詩韻來。」生聞言，知道要作詩，少不得在旁幫襯，遂將各物攜列席上，只見公子對列位道：「諸兄既有興作詩，請命一題，限一韻。」那李生道：「題目無過印峯溪舟行，即事韻限舟字，各成一律。」說畢，又指生對公子道：「借重貴价，亦一傾珠玉何如？」公子遂顧李生道：「李相公台命，理應遵從。」生道：「不棄葑菲，敢不呈教助趣。」列位但搦管思索，生密書一律，遞與公子，公子接了，遂倚着船窗，舉頭獨望，遂以假意玩景，將片紙密密展開，赴席疾然直揮成一律，須臾諸作皆完，又相損繙稱絕，把生一首展開齊看，只見上面寫道：

湖海由來任縱游，飄蓬蹤跡一孤舟，不圖萬里他山外，得集千秋名士流。繞岸樹聲寒客思，印峯月色照人愁。夕陽何處催歸鳥，畏向黃昏下碧樓。

列位看畢，大加嘆服，只見李生道：「看他寓意遙深，措詞大雅，又將壓倒舉座矣。」既而紅日西斜，遂命舟人反棹，生又往慕荆處告別了一回，大家回府而去，不題。

【評】此回純用梅雪渲染，襯帖異觀，始以折梅鬪筍，因之逗引春光，又以一番重折，愈見精神。而措詞不苟，正見節目所正，不可名言。

第六回 紅綻洩春光針將綫引 月沉迷夜景雪把橋淹

詞曰：游絲力弱，却逢羽翠來粘着，青衣妝扮，今非昨，訴出衷腸，聽去雙珠落。

萍蹤只恨無風惡，濃雲密布天垂幕，花倉不管人離索，盼望雲天，倚遍闌干角。

却說雲娥自到吳府之後，一向不知生之蹤跡，夫人家教森嚴，重門深鎖，但與綠筠小姐日在後院盤桓，兩人甚是相得，一日殘冬時候，雪片飛空，姐妹聯吟，在湧碧軒外梅賞雪，各成一詞，雲娥詞云：

飛霞飄飄墜，寒梅幾樹花，飛片片落誰家，憶昔故園樓下泣琵琶。家山千里外，回首夕陽斜，漫天雪裏帶歸雅，作解恨詩，詩成恨更加。

綠筠見雲娥作詩，亦作一詞云：

箭條深院但慳慳，睡了海棠柔媚，我起強把雲鬟整，鏡裏愁顏偷視，斂來殘妝，裙拖髻墜，步到琅玕地，看他壓雪傷心爲甚事。腸牽碧竹，屢樓十年慵上，畏染湘江泪，鳥語溫存，難解些子兒家憔悴，料得花殘飄零，玉骨誰把消魂記，人生如夢，一尊伴姐沈醉。

吟畢，共相就正，各不勝欣賞。一日二嬌又同愛月在湧碧軒玩景，舉頭只見紅螭閣一枝紅梅，斜壓過牆，向湧碧軒來，遂對綠筠道：「汝看紅梅盛開，色色可人，安得一枝置於瓶中，可供玩賞。」綠筠道：「夫人嚴命，不敢私開小門，花不許人折，姐姐倘愛其姿，除非命愛月妹潛開小門，從假山石上攀折一枝，庶可供得一玩。」愛月道：「潛折固易，但置之瓶中，被夫人瞧見，責將安歸。」雲娥道：「汝好癡呆，倘若夫人見時，我等只道梯移攀折，汝可私自開門。」綠筠道：「有理。」乃命愛月開小門，徑往紅螭閣，向假山石上去，恰好生因公子帶着司墨外出未回，正望着紅螭閣那邊紅梅，不期愛月正攀上假山，生認是愛月，便呼道：「愛月姐，我嘉興黃玉史在此候久矣，可憐可憐！」愛月吃了一驚，急回首一看，再加細認，乃知是生，緣何粧扮不同，生又問道：「姐姐

在此何幹，心中勿疑，我特爲雲娥小姐失身，此夜可煩移玉，潛往小徑，待小生歷敘顛末，千萬勿誤。」說畢，不覺泪下。愛月正要開口問候，忽聞綠筠小姐在湧碧軒急喚愛月回來，愛月只得折梅一枝，仍向假山小路回去，正是連理花開，又被惡風吹散，並頭睡穩，忽因泝浪驚飛，舉足間適見石畔黃長春盛開，亦隨手折了一枝，回首見生倚窗含涕，情覺可憐，但以綠筠小姐在，不敢私通一語，惟是拭泪閉門而已。到湧碧軒，綠筠見愛月含泪未乾，詰問其故，愛月假意說道：「正折紅梅，適見黃花，隨手攀折，爲花刺所擾，故爾含泪。」綠筠道：「是真，雲亦不解其意，只對愛月道：『閣上紅梅，諒必十分鮮豔。』」應道：「不獨紅梅可愛，黃長春也開，苗得可人，小姐尚不及時玩賞，挨了數日之後，殘謝落英矣。」綠筠道：「此花不曾落英，只是過時不耐觀玩。」愛月道：「原來不落英的黃花，此處也有。」因顧雲娥道：「小姐可記得葉舅爺家蕉樓之下，也有一叢黃長春，亦係不落英的，誰想遺根到此，只因二位老夫人嚴禁出入，不得再向隔牆飽看，今折一枝，徒令人酸心憶故也。」說畢，又欲泪下。雲娥見愛月所說，分明寓意在人，且其所言，句句刺骨，亦不覺泪染胭脂，綠筠見二人如此光景，不解其意，無心玩賞，遂別雲娥而去。愛月手提二花，同雲娥入房，把花插在瓶中，不覺長嘆一聲，泣下如雨。雲娥忙問道：「愛月何事，只管下泪？」愛月道：「才見駐春園黃公子，不覺心傷耳。」雲娥聽了，吃了一驚，道：「愛月恐作夢語耶？」愛月見他不信，即將折花時候，見了黃生，如此情狀，如此言語，並囑其是夜潛出之事，細說一遍。雲娥仍不信道：「我當時滅迹奔逃，彼豈知我在此？」愛月所言，雖非指鹿爲馬，恐誤認劉郎作阮郎耶？」愛月道：「黃郎狀貌聲音，豈容混過，但今日只因綠筠小姐屬牆有耳，未得詳問起居，小姐豈可執疑不解，且黃公子尚有窗稿在小姐處，小姐以羅帕贈之，此物黃公子必帶在身旁，如欲解疑，此物即可爲證。今夜愛月過去，倘得一面，聽黃公子歷敘前情，疑團自解矣。」雲娥道：「夫人有命，日夜小門必加嚴禁，且彼

處亦有重門，如何得達。』愛月道：『此何難，今夜伺候夫人睡去了，可偷開小門，諒黃公子必先在曲徑潛身，到彼處探聽真實，甯不甚使。萬一重門難開，即將軒上黃梯先移牆角，只以摘花為辭，便可踰牆，仍從假山下去，即於紅螭閣亭邊樓下亦可通語，豈不為妙。』說猶未畢，忽見阿鬟來請雲娥晚餐，三人同向府內去了，只見葉夫人在座等候，愛月便對葉夫人道：『夫人不知紅螭閣梅花盛開，才承二小姐之命，移梯牆上，攀折一枝，真覺豔麗可人。』夫人道：『不可次造，恐失大雅。』正說話間，家人排上晚飯，三人同吃過不題。

【評】此第六折，以賞雪玩梅為根，以折花作骨，至於愛月知生蹤跡，亦於無意中寫出，真情景地俱佳，針線愈密，而紅螭閣亭邊，彷彿駐春園樓下，俱兩相映帶，是真天然筆墨。

第七回 獻策巧安排 踰牆見訊 通辭驚落月 吭墨投供

詞曰：探問東君，重門隔住，無從插翼難尋至，用心算定步雲梯，攀花偷度牆頭去。月影將沈，初斜花樹，來蹤細剖真叨絮，權憑筆墨具親供，酸梅祇為飄風雨。

却說雲娥同愛月吃完了飯，心是放他不下，沈吟半晌，那雲娥仍別過夫人，同着愛月向湧碧軒而去。愛月又隨着雲娥小姐，步到牆邊，梅花樹下，緣着半梯過去，須臾之間，只見皓月東升，長天一色，雲娥看了，乃道：『到不夕，無月之光，還得便宜行事。』愛月便帶笑道：『只要小姐有心，奴家自能掩護，前途之來，不期被風雪所阻，恰逢今夜，天上月圓，人間月半，黃公子多應又在樓頭盼望，小姐仔細思量，作何發付。』雲娥小姐因道：『別無所慮，小門久閉，不便開去也。倘不細膩，定被外廂知覺，孀居閨範，兩失防閑，即欲往觀，其中不容造次，事方有成，既得妥當，乃不負此去初心。』愛月又道：『已經到此，若是空回，毋乃不情已甚。前因小姐題詩贈

帕惹得他廢寢忘餐，夢魂牽引功名付如流水，性命薄於鴻毛，若令哀怨成病，却是奈何。』竚立不多時，更已深了，四顧寂然，無人在彼，遂緣上高梯，將梅樹一攀，已在牆上，雲娥站在半梯，舉頭望去，只見高樓掩映，人在柳陰，明月之中，樹影低迷，幾度望斷朦朧之眼，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又低頭上梯去，愛月已立於假山之下矣。且說黃生自見愛月折花之後，真個如醉如癡，又驚又喜，伺了許多時，不得其便，是頃也，月明風細，幸的左右無人，見家內大家已睡，遂下樓來，向西角門步出，曲徑間行，探望雲娥消息，乃到隔亭門前竊聽，並不聞些動靜，直到三更時分，絕無影響，只得悶悶而回，仍將小門輕掩，潛步上樓，斜倚樓窗望去，惟見一輪明月可人，忽低頭看見月下有人，乃愛月步在亭中，望着黃生不置，竚立良久，生不禁低聲呼道：『愛月姐姐為何在此，覷甚我往曲徑中守汝多時，因甚不見蹤跡。』愛月只將不便開門之故，說了一遍，生道：『姊姊既不便開門，因何到此。』愛月又道：『祇為黃郎，只得踰牆到此。』說罷，因云：『今夜更深，不便久留，細說誠恐外廂知道，聞範有傷，公子若有所言，莫若取片紙寫將起來，把腹中傾吐，待愛月中與雲娥小姐知之，省得唧唧噥噥，恐被他人曉得，不獨雲娥小姐玷污，即公子置身何地也。』黃生聽了，乃道：『愛月姐姐所言極是。』遂取房中文具，攜到樓窗外面放了，向月下而書，書畢，便將此字付與愛月，只得擲下樓來，又囑道：『此書煩愛月姐姐遞與雲娥小姐，千萬勿誤。』愛月雙手捧着，乃婉轉辭黃生，向假山上面緣着梅樹而去，伸足上牆，踏着高梯下去，將梯放下，把黃公子之書，付與雲娥小姐，說道：『公子近來行狀，盡在此間，小姐可緊粘勿失，不可被旁人知道。』說畢，二人攜手同歸房中，雲娥歡喜，因對愛月道：『我妹如此用心，方屬妥當，不獨外廂莫曉，聞範凜知一去便來，是為難得。』遂將來字展開一看，見上面寫云：

黃玉史冒死敬承貴侍愛月之言，因向月下致書於雲卿小姐，次憶昔文場失意，曾接小姐瑤函，曷勝

欣快。奈爾時爲友人見招，只得修書作別，弗獲一面，竟爾悵悵就道。不期貴府慘遭奇禍，爾時在省聞悉，星夜奔到家中，誰道葉家第已蕩然矣，諒想小姐與愛月賢妹並遭玉石，不勝痛悼，遂昏然絕倒，無心舉業，決志遠游於一夕舟次相連，得明蹤跡，正欲連舟同抵金陵，詎意與友人公車舟行相遇，故又擔延到此之時，無緣相遇，不得已將小僮暫寄寺中，自行賣身周處爲奴，冀於旦夕之間，或爾一晤，豈料玉人消息，仍是杳然。昨見賢妹愛月託故折花賞玩，因祈代達，隱衷倘獲小姐見憐，萬死一生，庶免失身異地也。尚是懷疑，則帕墜窗稿藏身可證，偵便或能潛出一面，豈不是花發月圓之處也。紙短情長，言不盡意。黃玉史冒死謹達。

雲卿小姐妝次

黃玉史百拜。

二人看畢，方知黃生來由，愛月與雲娥看畢，不覺潛爲下泪。雲娥道：「原來黃公子單爲我受此屈辱，比昔日在駐春園時，可憐又加百倍矣。茲以兩家老夫人嚴禁出入，不得一晤，奈何！奈何！」愛月道：「若非移向紅螭閣居住，諒必難會黃郎。」雲娥把眉一蹙，因道：「夫人曾說只可日在湧碧軒，連那門外亦不許出入，安肯容汝隔園房住乎？」愛月又道：「此事雖萬分不能，恐夫人近日或變了心，也未見得。」談論多時，已是五更。愛月與雲娥二人遂各自就枕安寢。次早日高丈五，尚在睡鄉做夢。此時葉夫人起來多時，見那雲娥與愛月二人尚未起來梳洗，欲和他二人說個話，移步便到湧碧軒而來。進前一看，只見房門閉緊，遂喚愛月道：「紅日已上半牆，汝同小姐二人夜來到底作了何事，睡夢尙是未醒？」愛月與雲娥聞是夫人聲音，遂不及穿衣，只着短衣，急起開門接見，夫人因道：「夜間我已明白吩咐，早睡早起，若非遲睡，何至今尙未下床？」雲娥方欲答應，愛月因接口應道：「夫人獨不聞古書云：『愛月本是夜眠遲。』」夫人見愛月善諱，亦不覺帶笑，指

着軒下道：「長梯因甚在此？」雲娥應道：「昨日綠筠小姐在此玩游，見那牆上紅梅盛開，命愛月移梯折花。」愛月又接口應道：「夫人恐是忘記，昨日吃飯時候，對夫人亦曾說明。」夫人聽道：「後來切不可如此。」說畢，葉夫人仍向府中去了。雲娥只得草草梳妝，須臾忽見綠筠小姐徐徐而來，便於袖中取出一箋，對雲娥說道：「日前無事，即將折紅梅爲題，聊賦一律呈教，倘若不陋鄙才，即求和韻一首。」雲娥小姐接來一看，只見上寫云：

芳姿綽約隔紅塵，前朝漁郎費問津。獨把紅顏娛晚歲，竟超素質比懷春。朱苞深淺胭脂染，嫩蕊高低琥珀真。此去羅浮知近遠，夢中蝴蝶解迷人。

雲娥看畢，大家贊賞。愛月在側，也將詩句拈來一看，因笑道：「同此一夜，筠姐索句且有暇，雲姐看月也無心。」綠筠道：「何事無心？」愛月道：「只得草草睡去，那有心情玩月。」綠筠小姐見愛月如此說，只道是真，也就不疑，乃對雲娥道：「只求姐姐賜和一律罷。」雲娥見說，也不推敲，低頭半晌，便取筆直書箋上，付與綠筠道：「只得勉強塞責。」綠筠開看，看見上寫道：

蕉窗一別已成塵，螭閣重逢又隔津。烟雨那堪霏故國，風波誰與駐芳春。偶然對影欣相見，未免傷心認不真。折下細看朱臉濕，曾知含泪爲何人。

綠筠小姐看畢，拍案叫奇。三人在軒閒談許久，方各散去不題。

【評】此第七回全以看花開合前後，工於點染，筆墨所到，意輒隨之，雖不脫却尋常蹊徑，而玉史一書，雲娥與綠筠兩咏，乃是天然作對，而且文極其妍，情極其透，又出姐妹聯吟，真爲傳奇中巨手也。

第八回 鬪筭便開關尋歡出峽 守株乖待兔失望停雲

詞曰：重門深鎖烟幽徑，隔斷尋芳信，借題偏是素尋思，曉妝猶恨起來遲，喜孜孜彩雲何在方惆悵，喜得蟾光上，恰逢青鳥語難通，鳳凰又惡與鴉全恨忡忡。

却說生自月夜寄書之後，每日樓前徙移，佇望愛月回音，不期臘盡春光，杳無影響，真是腸一日而九迴，因作九迴腸以寄意，其詞曰：

一迴腸，永日盼東牆，隔院分明人宛在，溯洄欲去路偏長。
二迴腸，顧影信淒涼，不爲他人多繫念，羈縻何事戀他鄉。
三迴腸，受辱學佯狂，魚服特來尋舊約，誰憐入網困騰驤。
四迴腸，前事費思量，灰滅蕉樓無舊壘，不堪重見雁來翔。
五迴腸，雲斂鏡重光，惟有素娥偏耐冷，夜深雙照兩人鄉。
六迴腸，持起更難忘，縱有深心無與達，空留遺佩在身旁。
七迴腸，無處可投奔，深院重門局永閉，尋來不異隔蓬崗。
八迴腸，鷄鶴列同行，局促攀籠難振羽，何時華表恣翱翔。
九迴腸，遠志何能償，脫却北溟程九萬，銀河猶是隔紅牆。

黃生書完，暗忖道：「世事變遷，人心反復，莫非怪我流於污下，玷辱他府第門風，遂爾決絕，竟置不問。却不諒我此來行止有虧，甯忘却蕉樓贈帕，已致茲憔悴，任是鐵石人心，也將心動。况雲娥小姐如許多情，愛月那般憐我，難道忽爾生心，全無發付，還記前日病中寫書慰藉，何等綢繆，必無半路悔却前盟。那日愛月見我病容，甚加憐惜，必然於雲娥小姐面前，從中宛轉，奈他這幾日潛蹤匿迹，一定是內庭嚴禁，不容出入，我且暫放

了心，再等幾時，必有好消息也。還要看他再來，作何回我。」算計已定，只是坐向樓前，睚目以俟。日過一日，並不見些動靜，又挨幾日，乃是三月初旬，雲娥與愛月日日商量，欲與黃生相會，計無所出，要知前次踰牆往返，實爲不便，亦惟日挨一日而已。一日二位夫人與綠筠小姐在堂上閒談，雲娥與愛月亦在相陪，正是四人對坐，一人侍立，忽見一小童衝入來，左窺右探，郭夫人便喝住問道：「何人乃敢到此看門何在，容他擅入中堂。」那小童忙回道：「小人是周公子伺候書房的管家，名喚司茶，來與府上門公說話，因不在外面，故此進來，實非窺伺，望乞寬容勿罪。」夫人聽了，便問道：「汝尋門公何幹？」小童應道：「明日乃是花朝，我家周公子欲請友人會飲春游，設席在雲谷寺賞花，特遣小人來此求借登山小盒一對，回來即便奉還。」夫人因命取出盒兒，交與小童挑去。郭夫人因對葉夫人道：「明日原來是個花朝，幾乎忘了，我等家內，也要置酒賞花，毋使良辰冷落也。」愛月亦在便乘機說道：「昨承二小姐之命，移梯折梅，見紅螭閣百卉俱開，十倍往日，且明日周公子出外看花，隔牆諒必無人，即有管家，不須退避，不如置酒於彼游玩一番。」郭夫人道：「這且不妨，但周公子已出春游，家中即有管家，我等只在自家紅螭閣設席可也。」說畢，各自別去。雲娥與愛月仍回湧碧軒，是夜愛月對雲娥道：「方才所言，何幸夫人即允，但不知周公子外出，黃郎亦全去與否？萬一不在家中，一全赴會，豈不空出一番機謀？」黃公子一副肝腸，都在小姐，爾日這般行徑，將癡死矣，明朝一過，再無機會，豈不空出一番。」恨自心生，又成詠詩撥悶，拈毫滴紙，又是二絕，只見上面寫云：

今宵月白露層雲，春色三分剩幾分，盼到花朝春已暮，仍愁風雨不全羣。

有心待月盼朝雲，觸恨傷情已十分，惟是一團千里共，奈他咫尺恨離羣。

雲娥詠二絕畢，兀自無聊，不能排遣，日想隔牆不見咫尺天涯，韶光無幾，轉瞬將歸，明日花朝，殊難耐賞，心

情頓減舊時，坐久愈無聊賴。黃公子明日倘不去看花，或從中取便，即二位夫人與綠筠小姐俱在，無步步限定之理，倘離左右，即有機緣，那時桃源有路，或能不負佳期，也未見得。想畢，已是三更，雲娥與愛月兩人全聲一歎，各自掩門睡去。且說黃生是夜，亦在樓頭待月，癡想美人，不能放下。忽見司墨走到，因述公子明日邀全李相公並各友往雲谷寺看牡丹，着我與兄偕往。黃公子道：「我不去，汝且全公子李相公自去罷了。」司墨道：「兄何寡情到此，獨守書房，豈不悶死？」生道：「汝看亭中樓下，亦有名花，可供玩賞矣。」又指着隔牆紅螭閣道：「且無論自家花草，色色可人，即是鄰園萬卉，繽紛耐觀如許，我一人在家玩賞，倍覺適情起興，吾弟不必多心。」說話未畢，又見公子進去，生知推託不得了，只得檢點書房，掩了樓門，正欲出門，看見隔牆紅螭閣上面有人，乃是愛月全一小婢，手提着燈子，放在閣中椅上，便想道：「閣中一向無人來往，今朝愛月姐上來，必是雲娥小姐來此春游。」今日花朝，擬在上面玩景，欲待留遲不去，無奈公子在旁等候多時，生不得已，長歎一聲，竟將樓門掩好了，便全公子往雲谷寺而去，須臾二位夫人，果全着二位小姐來到紅螭閣下，郭夫人便向愛月問道：「汝方才移燈閣中，見隔園樓上有人與否？」愛月應道：「若是有人在內，樹上鶯鳴，料不如許自得。」說畢，大家全坐亭中，綠筠道：「孩兒猶記兒時，常隨先君子在此中玩賞，不料數年而來，世事變遷，少到此間，於今已久，今日叨陪年母來游，回首少時，依稀在目，但以先君子去世，如此淒涼，細憶彼時，使人泪下。」雲娥小姐聽了，發嘆一聲道：「此事亦有全心。」亦不覺潛然，愛月見二位小姐在此生，悲便慰道：「看花樂事，何故悲傷起來？奴家勸一言，若非夫人與小姐逃難來此相依，安得與夫人小姐聚首一堂，焉有今日看花飲酒，人生快樂耳！人世間事，亦有如斯，眼前景色，且以自娛，放下曩日愁腸，向目前自樂可也。」愛月所言，真個是字字刺心，二位小姐乃拭泪看花，須臾排上酒席，四人依次坐下，愛月乃末座，執壺各說閒話，雲

娥小姐只是低頭不答，側目傾耳，都在隔牆奈上面，竟日寂然，蓄了一腔大恨，大家不曉其意，只有愛月一領會。直到午後，葉夫人對郭夫人道：「今日宜去看花，休得呆坐飲酒，且到花間賞玩一番，不知尊意何如？」於是四人全向花間閒步，忽驚了一陣黃鶯，二位夫人見了，說道：「真樂趣也。」愛月拾了石片，要向隔牆擲去，葉夫人止之，又只得緊步相隨，不敢再向牆頭窺探。娥雲小姐見了，心下益惱，只是無言。綠筠陪了半日，見他如許緘默不言，圍問道：「姐姐為何今日寡言不笑，豈有所思？」雲娥應道：「桃李本自無言，何必拘拘言笑，即有不言，何寡之有？」少刻紅日返照，烏雀投林，郭夫人遂命仍歸湧碧軒而去。方坐喫茶，愛月進前又道：「天色尚早，二位夫人在此安歇，待愛月全二位小姐再一游隔壁，夫人料亦不妨一玩。」二夫人見愛月如此說，只道後生心性，原不可拘，也不阻他，只囑愛月道：「汝全小姐閒游，若聞隔院有人，即促小姐回去。」二位夫人各去安歇了，二位小姐全愛月三人，仍來坐在石上，又鼓一回寒溫。正是周旋宛轉多嬌女，算是辛勤做老娘。

【評】此第八折，借花朝入想，前後兩相映帶，有公子之看花，即有夫人之請宴，情景既全，事端不異，欲把一地撰為兩處風光來，頗稱不易，而此乃折從黃生揆悶，寫到雲娥題詩為已奇，乃又以賞花襯貼，愈見新奇，又况與下折第九回僧寺題詩，遙遙作對，所謂有可著筆處，即向壁上點睛，無可著筆處，先為空中畫影。

第九回 昏夜可尋盟安排要路 暗中偏錯認湊合機緣

詞曰：邀友花朝出玩游，夜未休，待月更遲留，嬌才無影駐樓頭，極目難相見，空自費尋謀。何不早身抽情書怎的暗中投，撒桃尋李意方酬，錯認針兒引線把功收。

却說諸生看花，訂在雲谷寺中相會。那日黃生與司墨跟隨周公子，全到雲谷寺來，遂到講堂坐定。少頃全步庭前，大家看去，果然地面寬闊，只見千紅萬紫，馥郁繽紛，看罷心中歡暢起來。周公子乃吩咐設席，須臾即排出來。李公子見了，說道：「飲酒必對花，方是花朝模樣。此席可移在牡丹樹下一面飲酒，一面看花，一面賦詩言志，庶幾不負美景良辰。」諸公子齊聲道：「好！李兄所言極是。」遂移席花間，共相敘坐畢，乃傳杯暢飲。李公子又道：「酒已半酣，吟興勃發，或是聯吟，或是分韻，諸兄大家公議。」座中張公子道：「衆位才思遲速不全，聯句必拘次序，工於推敲，難於急就，喜於思索，失於安閒，拈闌分賦，方能各抒所長。」李公子道：「張兄所見，又是不差，請席東命題。」周公子忙道：「安有是理？」公議已定，張公子道：「不必另尋題目，即以花朝在雲谷寺雅集，諸人看花分韻，或貼牡丹，或不貼牡丹，即席各作截句一首。」衆人俱撫掌道：「好！」遂各遵命。李公子又道：「周兄有位貴，能詩，今日曾偕來否？」周公子道：「今日全來，想在後面，今日不知何故，被弟捉來，臨行還是推託。早晨到此，見他悶悶不樂，即入內邊去了。」李公子道：「人生一體，境遇不同，才人處困，自然觸景傷情，豈能若我輩賞心樂事乎？」遂親至後邊，捉出來，命立席前，並以酒勸生云：「蘆中人豈終作貧士耶？想必不以青衣老也。今日放開懷抱，且領略穠華，一舒心上憂愁。」生謝道：「謹依遵命。」將酒飲乾，洗杯送上，立席旁看那大家拈韻，李公子先拈得華字，衆人挨次拈去。周公子拈得饒字，李公子招呼生道：「汝亦來拈。」乃觀字韻，拈定各自構思，或往花下閒行，或移一席靜坐，或把盞沈吟，或瞑目伏几，俱各具沈思結構，生拈了韻，潛到僧房，取筆硯直書，一揮而就。周公子作完書畢，乃向李公子取詩，李公子未脫稿，見生執稿在旁，因道：「汝才敏捷，我輸三十里矣，何不取來，與衆位一觀。」生道：「遵命塞責，請各位相公垂示典型。」李公子道：「我不妨先來獻醜。」遂將詩句送與列位齊觀，只見上面寫云：

花朝在雲谷寺中鵝集諸人看花聚飲牡丹花下拈得華字

千紅萬紫門繁華，占斷春光景色奢。記得曲江開宴日，題名齊唱梵王家。

衆人看了贊道：「大雅不羣，英雄本色，當爲擱筆。」周公子已脫稿多時，亦取出來觀，因道：「諸兄幸勿見哂，實愧大方。」李公子接來，乃高聲朗吟道：

良辰恰好值花朝，入眼春光已富饒。雲谷較他金谷勝，春游聯騎喜相邀。

吟畢笑說：「不有賢主，那有嘉賓。周公亦無乃過謙。」餘外諸友，陸續亦皆作完。送與大家閱看，也有稱賞李公子闊大高華，不流小巧，是爲傑作，也有稱爲周公子的氣度安和音韻閒雅，可遂前人，諸作平平無奇。大家看畢，全道其餘亦皆作者當行，或工刻畫，或巧尋求，各極其勝，不復多錄。而黃生站在席旁侍立久矣，李公子見生便問道：「汝的佳章，何不拿來全看？」生遂向袖中取來，放在几上，只見上面寫云：

松柏堅貞耐歲寒，與他富貴耐全觀。洛陽貶處如何限，不及禪僧像外繁。

衆人又看畢咏吟，李公子又云：「周公却詩才獨絕，不足爲奇，令貴价亦如許高致，斯稱難得，真是強將伍下無弱兵也。項珠又爲所探，小弟甘拜下風。」生見褒獎太過，恐生事端，回身避去。須臾李公子向張公子道：「青蓮有云：『如詩不成，罰以金谷酒數。』今乃衆作皆完，行酒不宜太急，諸位公子以生奴僕，李公子不宜太獎。」各欲散去。周公子爲陪罪，始爲和輯。李公子已知衆位不愉，遂欲自家回去，又以路遠不便，乃勉強留住。此時周公子身在僧院，心掛家中，因吩咐生道：「汝且先回，今晚我們大約不能回去。汝到家中，不必對家爺大人說道，就裏好生看守書樓，謹防盜賊，恐失事。」生巴不得脫身，一聞公子此言，不勝歡喜，抽身直走。回家裏過家爺，急走上樓，只聽隔壁似有婦人聲，急便往上面看去，但見閣下有三人共語，一處正在尋思，

探又聞樓下招呼叫道：「司翰何在？家爺命寫回書。」生不得已，乃赴召而下。且說雲娥全綠筠愛月三人閒話半晌，愛月便道：「今日佳會，不可無詩才，以二夫人在，不敢稟明小姐，東鄰有女，西鄰遂無宋玉乎？即此命題各賦一章，以紀勝事，意下如何？」綠筠應道：「妙妙！為汝小姐無意看花，我亦何心吟詠，不敢強作韻人。愛月要看新詩，可全到小姐房中，何等不便？」雲娥聽說：「此處石上儘可攤箋，汝且全我到房內取筆硯來。」愛月與雲娥向綠筠小姐吩咐道：「小姐尚待，往內一取紙墨便來。」二人遂向湧碧軒而去。且說黃生赴召，回到樓上一看，只見一佳人坐在空庭，生猶道是雲娥，若非雲娥，定是愛月，乃低聲叫道：「愛月，姐可在此？」見那佳人坐定，全然不睬，生亦不管好歹，把前日小姐所寄之書，並羅帕扇墜取來，擲去，恰好擲在綠筠小姐身旁。正欲再聽消息，又被中堂呼去。那綠筠小姐等候雲娥小姐端坐石上，忽見一物從空中擲下來，拾取正欲展開，月下照去，只見封皮上面寫着雲娥名字，又有一封上寫雲卿小姐開拆，遂密存袖中。正值雲娥持文具來到，綠筠小姐道：「去久未來，害人孤到此處，涼風拂拂，不如回去房內命題，明早起來就正何如？」雲娥本來無意做詩，但以黃生未回，久留無益，遂命愛月將文具收回，向湧碧軒去了。綠筠道：「今日詩題即以花朝卽事，請限十六韻，各做七言古風一首。」正欲吟詩，一小婢提燈來促綠筠回去，雲娥開言對綠筠道：「明早佳作，祈卽賜教，不可又吝。」綠筠答道：「但恐姐姐今夜無心索句，欲談佳話，何必明朝？意中別有所屬，何妨對小妹直言。」雲娥見綠筠如此說，錯愕起來，只將閒話支吾，良久遂別去。不題雲娥見他已去，對愛月道：「綠筠小姐所言，夫不可解，得毋今日有破綻乎？」愛月道：「這諒無別的生疑，都因小姐無意看花，故有此言，無須掛意，只要自家把定，不可輕言。」說罷，二人吹燈各自睡去。且說綠筠回到房中，遂將袖中之物取出來看，未及拆開，便想道：「此物不是周公子的，更何人想是平日與雲小姐有這機緣，只因禁他出入，音跡不來。」

通故今日托故外出，恐大家俱在，露出馬脚，是以只管悶悶。方才是我一人獨坐，故此將物拋來，封上有字，故此藏來，若是當面拆開，遂令雲姐置身無地，但門兒緊閉，如何得通，乃嘆人心不測，一至於此！封兒拆開，立知顛末。」遂把書細看，只見一條紅帕上寫雙燕詩云云。又把書來拆看，正是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東風引出來。

【評】右第九折，總寫遞畫，而先以題詩作腦，以閨詠立胎，以拾帕得書作結，故奇。

第十回 故劍現巔銕備知劫奪 翰碁尋救着純用推敲

詞曰：有意盼春春不到，占魁却被梅先，無端錯認把書傳，憑空難起妬，結伴轉生憐，他心事一腔吞未吐，姑爲賭謎猜拳，利錐逼緊刺中堅，何從安慧眼，跟脚被窺全。

話說綠筠月下得生封函，將帕詩及小草足經細閱，內有一重密封，隨將手輕輕拆開來，疊疊是些詩文，綠筠看去，不是哀輓之詩，卽是相思之句，因忖道：「此等篇章，與雲姐何干也？封來求他賞鑑也。」尋思半晌，方知是雲娥小姐曾經避難，與他相識，不知周公子何與他如此綢繆，爲他傷感，此字呈來，恐欲表明心跡。這等看起，周公子與雲娥小姐情好，又是有素，不是此地始相逢可知矣。但雲娥小姐遠處嘉興，鄉鴉周公子父母在堂，不曾遠涉，何從締好聯交，真不可解。雲娥小姐既是與周公子相識，奚待今日消息始通，定是我家嚴禁出入，有封函欲達愛月，不得傳來，故逗他作此番伎倆耳。」因又怪道：「昨日賞花，愛月力勸移觴閣下，雲娥小姐以多人不便，終日不放愁眉，欲知顛末，必須看他書裏所言，方能明白。」綠筠小姐乃又把書細看，只見上面寫云：「忝在知心同鄉黃玠頓首百拜，致書於雲卿小姐妝次。」綠筠小姐既看了，頓然一驚，又想到：「

這黃生豈不是黃西山年伯的公子，我家母親大人，只因此生杳無蹤跡，故此擔誤婚盟，至今未字，身同不繫之舟，不想此生爲甚到此，從未聞我家出入之輩，談及此人，但看書上所寫同鄉二字，却非此生而誰。」於是又把書逐一細看，只見上面寫云：

昔者芸窗讀史，矢志鵬程，獨寐中從不落深閨脂粉想。不謂絲桐寄興，回首玉樓，於蕉碧桐陰之際，見魚沈雁落之姿，並惠垂青，欣疑交集，雙燕之詩，紅羅之墜，毋亦恍惚有思，臨風錯落，非是別人無司馬之才，安致一盼秋波，鍾情爾爾耶。後欲再晤芳容，流水桃花，渺然天上，一紙書藏，蕭娘腸斷，縱西風緊，北雁高，塵戰迫人，此時不復顧文章性命矣。猶賴肺腑友人，只勸解疾，勉強就門，已不堪於翰墨，况遙念佳人，何怪名落孫山，途窮阮籍，然終不以是介意也。幸也同心見諒，慰籍殊深，正欲修書以致候，又迫知已有行省之招，當日誠萬難獲已，以爲雖暫相離，而歸程不遠，詎意斷影仙跡，天涯間絕，早知若此，即癡死蕉林，不以一日離卿而去也。爾時聞事奔旋，蹄魂吊影，扼腕搥心，血酒三升，詩成萬字，所以存一線如絲者，欲訪真知，然後死不憾耳。是以一葉輕舟，漂流江上，淺泚依泊，隔艇聞聲，嫌疑之際，不敢動言，只打坐舟頭，自思自喜，不謂縹渺神仙，猶在風塵流落，乃竊聽舟人潛詢去住，知欲寄跡金陵，吳翰府中也。時卽尾掉相隨，奔馳京邸，尋思至屢，無路可通，因易措大舊裝，充爲鄰周小介，自秋迨春，憑樓悵望，只見門掩重關，客孤千里，憐我者惟有鏡中瘦影，知己想思，冷落到而今，幸際烟景催花，紅梅有意，不惜一枯，爲我訴春愁萬種，使愛月梯高攀折，睇遠拖情，乃知書生苦爲奴隸，曾思奴隸而實爲阿誰也。爰書昔所見者窗稿，近所製者詞詩，並前所貽者羅墜，卿試思之，是耶非耶，可謂非當年意中事乎。唯折花陰月夕，阮跡潛蹤，賜愛嬌顏，得伸片語，卽漂泊江山，烟光賤辱，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乘愛略情，分萍斷梗，以貽贈爲偶。

爾謂要盟之可忘，則必骨化魂消，形容血碧，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存歿之情，言有盡而意還生，筆欲慵而詞不輟，臨書嗚咽，和泪封緘，無曰此草蕪言，甘心棄置也，祈再拜。

却說綠筠看畢道：「世間有此奇事奇人，天下有此風流奇士，何得怪我，雲娥姐姐一人不自怪疾情，乃爾也。但我爲他守貞待字，彼在附鄰周家，如許行徑，全然不知，細玩書中之意，殊不以爲我懷。但雲姐襟懷闊達，黃郎才志過人，他倘得聚首一堂，此身諒不落寞矣。如今莫若遂將此事漫漫提起，明日先將別事探彼實心，然後說明心事，諒雲姐自有兩全之法也。」主意已定，夜將半矣，欲睡不能，只得拈紙舒毫，詠詩一首，以應雲娥之約。詩成吹燈睡去，到次早起來，梳洗已畢，便向碧湧軒緩步行來，忽見雲娥與愛月在那簾前看雙燕翻，隨風上下，雲娥乃潛往二人背後行來。雲娥與愛月不知，雲娥因指飛燕向愛月道：「只爲飛燕一詩，不識孽債何時可了，徒令人對景興懷，傷春寄恨，人間世事，如許變遷，實非所料。」愛月未答，綠筠立在背後，使雲娥背道：「同心有夢，比翼可期，何恨之有？」雲娥聽了，吃了一驚，無言以對，良久乃應綠筠道：「愚姐失迎，有罪。」綠筠道：「小妹不應唐突，亦爲有罪。」愛月在旁便道：「論雲姐該罰失迎，上司之罪，論筠姐該譏潛入重圍之罪，一也。」綠筠笑道：「與私遞軍機之罪，又當有別。」雲娥聽了，只得勉強笑道：「昨夜分韻佳章，可曾賜教與否？」綠筠不便絮叨，因向袖中取出一箋來，因道：「青宵原亦無暇敲詩，只恐爽約，乃潦草成篇，不成分韻。」雲娥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云：

冷落春光寂如水，紅粧深鎖綠楊裏，十載紛華轉瞬間，朱簾歌舞聲猶邇，開我今朝湧碧軒，只見紅花雜香芷，花開花落自年年，花中生辰十四紀，朱英片片雨敲殘，傷心女子泪如此，細腰無力倚畫欄，軟東風扶不起，爲憶核芳上苑夢，玉蕊瓊枝備兩美，寤寐天涯總不知，眉尖幽韻效顰始，春也何時拂神歸，收

拾愁來寄行李。回首媚殺看花人，獨盼倚風思爾爾，暗拭泪痕心恨誰，儂聽嬌鶯聲入耳，林鶯雖巧學新聲，雙燕雙飛更可喜，幾時飛傍畫樓前，還置田巢忘睇視，漫斟竹葉怨無容，醉眼桃花居名士，良辰佳話動千秋，妹妹何能讓阿姐。

雲娥把詩看畢，反伏細思，知他詩裏機鋒，言中有刺，句裏用譏，恐有鞋角被摸着，只得對綠筠道：「妹妹昨宵佳作，依姐姐看來，比往時更進矣。」綠筠道：「近以親炙香奩，自當彷彿，姐姐過褒，休要取笑。諒姐姐佳篇已就，即取來賜教何如？」雲娥道：「昨宵不覺睡去，今日愚妹豈容無詩相酬，但吾妹佳作，曲高和寡，今以塞責，只得步韻呈政。」雲娥乃執筆沉吟，遂直書下去，良久乃完。綠筠接來一看，見上寫道：

斷橋家隔西江水，消瘦春光明鏡裏，天浮閒草競紅粧，陌上歌聲無遠邇，歌中字裏新學鶯，綠衣不惜薰蘭芷，飛來飛去作嬌姿，雲鬢初整二八紀，何處游子不可憐，千古麗華少有此，誰憐作字易傷心，水筆沉眠早慵起，滿徑胭脂雨自殘，半春花鳥人自美，芙蓉損盡舊時顏，閒愁萬種從此始，啼盡黃鸝妬殺人，門掩重關深桃李，憶昔客樓細雨天，詩事消長春日爾，琴中韻譜黃花吟，一彈再彈聲在耳，故園春色度江南，詠花句落翻悲喜，強醉簾前琥珀杯，簾捲垂頭疑睇視，詩情妍媚屬佳人才，色閨中深學士，日日邀人筆墨忙，那知流落傷春姊。

綠筠看畢，因嘆道：「阿姊和韻，已駕前魚，非有大福分兒郎，安能消受。」說畢，回頭見一朵黃長春，乃指與雲娥道：「此花却為何來，偏開向姐姐起來。」愛月在旁應道：「昨晚又到園中，隨手折來。」雲娥道：「雖是黃花，亦覺可愛，但愛黃花者，不特姐姐也。」說畢，竟將黃長春一枝拈去，對又雲娥道：「此花分小妹一玩，何如？」雲娥不覺，愛月便道：「綠筠小姐何奪人所好？」綠筠道：「本是愚妹故物，借玩何妨，且聞前年葉舅爺

樓下，此黃花已爲你姐姐飽玩，今即分愚妹一賞，何須月妹吃醋。」雲娥聽了道：「姐姐何心，何分爾我。」綠筠道：「非妹遽分爾我，只爲倘不說明，亦不知此中誰主。」二人坐了半晌，却言言着刺，聽得雲月踏烟促霧，直至後方別不題。正是五言包得三更早，四句埋將九里山。

【評】此第十折，正寫綠筠心靈慧眼，其無心處，正是貞靜，其爭愛處，正是幽閒，不是徒任二八兒孩心性，足見才品更駕雲娥之上。至於委曲措詞，鏡花水月，皆來涉於局外之思。

第十一回 友朋千里隔特致瑤函 姊妹兩情殷齊消塊壘

詞曰：車笠曾申夙約，桃花傲倖先芳，良友離居將一載，潦到何堪滯異鄉，馳書雅誼長，曲意偏多撥，撥京心惟切關防，任彼羅籠疎復密，准擬瞞天一造慌，來蹤費審詳。

話說歐陽生自江頭與生分袂，一路直進京城，果然才福兼高，遂登二甲第一名，殿試選在翰林，在京諸同年，每人致賀，應酬不得空閒，但仕路往來，虛情者衆，欲求一知心款密者，杳不可得，常念及黃生，殊深春樹暮雲之感，前在省城，離嘉興不遠，可以致書通候，今成千里之遙，豈易往來問訊，况黃生目下已離鄉邑，蹤跡無常，何日得與聚首快談，以償夙願，故歐陽生在京日快一日，亦見淒涼冷落，不得快心，但以應酬無暇，且一暫放愁懷，又過數時，無如促膝者多，輸心者少，孤單京邸，陪待新交，無人可告語者，又想起黃玉屯與我至交，我伴祕閣翱翔，彼乃泮林淹滯，必當通書安慰，始不至得路忘我至交，以致笑我輕狂舉止，彼時金陵船上，見他神姿不定，全在香奩，雖則江上聯吟，只但申勸解，不敢阻當，但去後擔憂，思也不置，又想曾家母子曾既逃災，必不可覓黃生，又非親故，何緣再見芳容，吳府門深似海，家法森嚴，豈比鄰家門禁不嚴，尚許漁郎問路，我已

代爲打算，未必得進侯門，愈想愈覺放心不下，雖不想於日日心頭結念，應想：『黃生應是脫屣功名，亦未見得，但我與他既係心知好友，必任規勸之勞，定要專書往候，勸彼來京，同在一處，方可化彼癡心，以玉史之才，而求榜舉，真是拾芥工夫，豈有自登高第，而負知己若遺？』主意已定，遂作書一封，欲遣舊僕起程，又以抱恙欲行不得，只得另遣一人前往，正在躊躇之際，又報同年見會忙出相迎，敘話之間，道：『欲遣人一到鎮江，順路捎書，甚爲妥便。』歐陽生見說，喜不自勝，因道：『恰好便途，勿使浮沉致誤，是所切望。』那同年答道：『年兄請自放心，即舉回書報上，自然不至稽遲。』說畢辭去，果然次日家人到寓領書，彼時十分匆遽，又以日內起程，遂立案前相等。歐陽生寫畢，乃當面分付道：『此書送與金陵黃公子，黃公子原係嘉興，客寓於吳幹甫老爺家中，到彼借問，不患無人指引，汝去必取回書，自當厚勞。』那家人便領命而去，且說黃生月下投書，又被尚書喚去問話，站立許久，乃得回來樓上，夜已深了，遙望隔牆寂無人影，知必進內，不勝惆悵，推開樓窗，只見月色皎然，愁思交集，想起江頭與歐陽生分手，不覺冬去春來，久候愛月回音，耽沈不至，因想：『這夜月色朦朧，心忙手快，莫是擲得太遠，未曾拾着，亦不可知，但包以石塊，地上有聲，豈有不起身來拾之理，恐那人不是雲娥，亦非愛月，定爲他人拾去，以至音信杳然。』深思良久，悟道：『幹甫之女，原與我締舊姻盟，只爲無緣，不會婚娶，別議朱陳，不知目下適人與否，必須從旁探問，端的自明。』但不便問人，未知始末，惟時常向吳府門前徘徊佇立，一日又在門前窺探，忽見一位管家向生問道：『吳老爺府中有位嘉興黃公子，煩足下進內相傳。』黃生聞說，便道：『長兄欲問黃公子，有何事幹？』那管家道：『小人奉翰林老爺之命，有書送上。』生道：『汝家老爺想是歐陽名穎，我家公子日內爲友人招去未回，貴老爺來書，即付小弟代達，足下可於明日來領回書。』那管家遂將書付與黃生，竟自去了。生遂回家，想道：『我只爲佳人一念，寥落天涯，不得與歐陽

生聚首談心，天衢並轡，江平一別，倏爾春秋，回頭盼望，渺不可期，今覓雙魚遺我，徒令人對景興懷，酸心憶舊，生乃把書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憶阿盟於一水之濱，遠浦微雲，孤舟淡月，無時不回首，沉思綴詠美人，天各一方之句，不知紅葉前緣，上流異地，有覓到春津，許我仙郎一渡否也。但事屬千秋，聚離匪偶，足下翩翩年少，遠涉關州，以客旅之悽愴，置佳人於寤寐，倘時艱勢阻，思極怨深，瘦病中誰憐我客愁佳公子也。欲旋歸把臂，曾如名利絆人，忝中春闈，爾時待罪翰中，無由給歸林下，閑來挑燈聽雨，披史搜書，見羊左范張故事，未嘗不掩卷三嘆，古人生死一念，肺腑相傾，今急事浮名，不待中原并轡，使乘風破浪之才，遲迹於荒烟蔓草之地，寒潭千尺，可足喻罪之深乎。惟祈京中之事，少酌樓下之思，不辭千里，重訪故友，就業京師，惠然不棄，唯阿盟念之矣。穎再頓。

生看了，乃知友人歐陽生上京會試，知已經登第，選入翰林，不由的歡喜，慌忙的進去，亦修一書，將售身周家之事，始末一一附知，次日仍到吳府門首，站立相等，果然來領回書，生遂將書交付，那家人收了，竟辭謝而去，不表。却說雲娥自見綠筠說話，每含譏刺，雖不便詢問緣由，暗自惱怒，一日在軒前見牆外辛夷盛開，乃向愛月道：『汝可記得駐春園折辛夷故事乎？』語猶未了，而綠筠小姐忽至，便問雲娥道：『姊姊又與愛月伺在此間，恐是傷春耶？』雲娥未及答應，愛月乃道：『人自往而春自來，徒傷何益？』綠筠小姐見愛月如此說，便對雲娥道：『小小丫環，猶能道此，姊妹二人，未免有心，何時索解也。』雲娥道：『大抵境之順逆不同，心之悲喜亦別，愚姊遠離他鄉，身無終泊，人情莫測，世態炎涼，今得與賢妹妹聚首一堂，品題花月，不知此樂可常得與否？』綠筠說道：『閨房中似我姐妹談心，意投心合，每發癡想，欲得一絕世才郎，我姐妹效娥英同堂共

事誠快事也，但不解姐姐年已及笄，尙未許人，得無四海茫茫，竟無一佳士，可爲姐姐匹配乎？雲娥道：「聞中未慣閱人，宇宙不乏名士，若得一才郎，又得一賢妹，終身聚首，愚姊愿侍巾櫛矣。」綠筠笑道：「姊姊久已同心，有事何必隱諱，卽姐姐意中人，豈非才郎，何必求之天下？」雲娥說道：「莫道姊意中無人，縱然有之，妹何從得知？」綠筠又笑道：「欲人不知，除是不爲，姐姐看燕題詩，登樓贈帕，乃使俊白郎君，馳心香閣，兩下癡心，旁人不曉，愚妹先知。」雲娥又呆了半晌，更無一言，只目送愛月，而愛月亦大爲驚異。綠筠良久又道：「妹妹一心，何所嫌疑，而作此態？」雲娥知說話有因，乃道：「妹妹既有所見，卽當備述始末，何必作此夢語？」綠筠道：「但說來，只恐姊姊傷心莫解也。」不知綠筠小姐說出如何，且待下回分解。正是：月被雲遮天不管，簾因風動燕先知。

【評】此十一折，將歐陽生極敦友誼，先寫一番，次以雲月多情，兩相掩映，所謂雙文心事，惟紅娘知之。此外欲索解人，真不可得，遂以防戶措詞，生心作線，極淡泊中，而生別枝節，真乃寂寞海中，看色相繁華隊裏，見空花。

第十二回 守義共尋盟盡傾肝膈 深情翻致病漸入膏肓

詞曰：綰結絲蘿年月久，撇李尋桃，漂泊難成就，訴出衷腸勞借口，星盤忽定，隨伊走。室邇人遐，長疾首，無地相逢，不奈行監守，一寸眉心，終日皺，盧衣莫治相思瘦。

話說雲娥愛月主婢二人，被綠筠揭出隱情，疑神疑鬼，要綠筠小姐詳示根由，又不肯說明就裏，雲娥至是不得已，乃欲探其真意，便說道：「妹真有心人也，愚姐尙有此事，賢妹何以能得其詳，莫非有破綻風聞致妹

錯認劉郎，遂以憶度其說乎？」綠筠道：「妹所見者，非錯認之劉郎，乃確見之黃郎也。且姐姐胸臆之事，安有知者，此事實出黃郎之手，入小妹之目，姐姐不必疑也。」愛月在傍，便道：「小姐獨處深閨之內，安知外廂說爲出手入目，吾不信也。」綠筠說道：「愛月妹不信，亦是但黃郎爲你小姐，故流落異鄉，失身下賤，久疎音息，盼眼如穿，旁觀者已爲之傷心，當局者能無動念乎？」雲娥至是，知黃生根脚已露，乃說道：「細看賢妹所言，似非無據，妹妹既已愛我，則所說之黃郎，指明可也。」綠筠道：「事已至此，妹敢不以實告，只是說來，那黃郎亦是妹妹意中人，妹平日所以惓惓者，只爲此生消息渺茫，立身待字，孰意爲高才捷足者，先得之，寧不悵悵？」雲娥道：「妹妹亦說謊了，黃郎居嘉興，妹居金陵，千里天涯，何由見面，乃爲之惓惓？」綠筠道：「姊姊勿疑，小妹事出於理，姐姐情出於理，此事不分遠近，異日與黃郎握手細問便知。」雲娥道：「這等看來，莫非有黃郎夙緣之締乎？」愛月聞言，便接口道：「黃郎與小姐既有夙緣，前日小婢亦嘗一面，黃郎何無道及此事，難道黃郎肯作負心人乎？」綠筠道：「難道黃郎平日不道及此事，即使今日得與雲姐晤敘，彼意中口，何嘗知有一我？」雲娥道：「如此則黃郎竟是一浪子，今日負妹，安知異日不負姐哉？」綠筠道：「姐姐是何言也，黃郎一片深心，豈思相負，但小妹此事，亦怪不得黃郎，不以我爲念也。先嚴在日，與黃郎令尊老年伯，卽席婚姻，刑科翁年伯舉酒爲媒，爾時妹方三歲，不期次年黃年伯棄家君而先逝，我母遂返嘉興，竟疎往來之信，我先人常以此望念，到小妹五六歲時，每每言之，不意家嚴繼亦捐館，臨死時猶囑妹以底事，妹嘗佩之，孰意家母不忍，致妹於異鄉，黃年伯母雖常致書道及此事，而老母竟無回音，嗣而黃年伯母亦繼世，雖有翁年伯現在，奈黃郎以年少孤兒，不能匍匐往懇，以故全不以妹爲念，是以老母前年擬以妹許配隣周妹思先人遺命，秉志待字，誓不見黃郎，此身甘作木石，不意此生專爲姐姐流落於此，亦烏知隣閨中尙有十年待字，衷

情猶爲耿耿乎。雲娥聽了嘆道：「世間有此湊巧之事，我姐妹聚首終年，幾同焦鹿，今清夜一鐘，夢鄉皆醒矣，但不知愚姐之事，妹妹何得深知其實，率性言之。」綠筠見說，遂將花朝月下，錯認投書說了一遍，乃向袖中取出帕墜與詩，並玉史月下所投之書，與雲娥雲娥見了，乃道：「原來這生如此輕躁。」愛月在旁便道：「小姐何反怪黃郎，彼爲小姐結想二年，竟難一面，且在堂堂相府，安知我家這裏尚有綠筠小姐，在此歪纏。」周家雖出入有人，誰爲傳言於彼，前於月下投書，從空一擲，自是實心，誰知乃爲小姐所拾，如此看來，莫非綠筠小姐與黃公子定下姻盟，夙緣未了，今日於花朝月下，天作之合，使玉史東隣留意，因而得到天台，前事不忘，遂獲兼收兩美，五百歲之姻緣有定，三千年之桃實在茲，始終不改，新舊同盟，且令公子知其十年未字，以待良人之再生也。」雲娥聽了，便對綠筠道：「妹妹既知其詳，姐亦不敢相諱。」遂將駐春園擲帕之事，情節由詳述了一遍，綠筠道：「這等看來，姐姐一片心腸，無非憐才之見，但妹子矢志同堂，計又安出。」雲娥未及答，愛月便道：「綠筠小姐又癡了，黃公子既與綠筠小姐締有夙緣，理出於正，彼所以又與雲娥小姐於駐春園相結者，只以綠筠小姐之蹤迹未明耳。先以孤身子立，遂有新特之求，相逢到此，人非木石，誰無感念舊人。」三人說了一會，各自散去。且說雲娥自是之後，愁腸百沸，神思昏沉，遂至病得十分沉重，飲食不思者已數日矣。二位夫人，並不知其致病之由，雖醫藥不問，百計莫瘳。一日綠筠亦來問病，因對雲娥道：「姐姐此病，專爲黃郎事，已至此，何不致書一封，命黃月潛往一看，或得一面，俾知吾姐之牽情，或有安慰之言，且如親見足放愁懷。」雲娥道：「但恐二位夫人見責。」愛月見他執意，乃道：「小姐倘不聽綠筠小姐之言，此病何時可愈。二位夫人亦未必不知，且老爺只有小姐一人，無他兄弟，萬一莫測，夫人暮景誰依，那時黃公子亦莫如何，竟負從前一片苦心，將爲斷送了，豈不累及綠筠小姐與黃公子姻盟之結，終歸無濟矣。莫若依其所言，致書公子或慰所思，且將病愈彼此得安終期後會，二位夫人處終賴綠筠小姐遮蓋一二。」雲娥見愛月如此說，甚是有理，遂強起而坐，命愛月拂几磨墨，揮毫書成，付與愛月寄去。愛月忙收好，仍與二人商議底事。正躊躇間，忽見二位夫人俱來看病，敘些寒暄，綠筠便乘隙對二位夫人說道：「雲姐久病，服藥不效，以筠兒看來，此木葉陰翳，非養病之地，莫若將雲姐臥房，移於紅螭閣，權住數時，或能漸愈。」葉夫人道：「綠筠言亦有理，倘隔壁有人，動關耳目，起居反爲不便，且有失你家尊堂嚴禁之常。」綠筠聞言，猶爲請移過，無奈二位夫人固執不從，各說些閒話散去了。正是：知機語要乘機發，心病須將心藥醫。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評】此回端補上回致情未致到之處，詞既委婉，語亦透切。

第十三回 柝緘如璧合遠役愁生 弛禁獲籠開移居病劇

詞曰：待月揆光，晦朔韜藏，正眸凝悵，無尋之處，忽瑤札傳言，睽中得偶，錯裏逢風，談論心事，一春難遂。

拋針，箭入膏肓，人自行喜得留歡，在移巢就鳳，非關嬌縱，反因病疎防。右調好女兒第一體。

話說葉氏夫人因雲娥抱病，苦之不勝，日則頓忘茶飯，夜則寤寐不安，口裏啾啾唧唧，似有所言。郭夫人見其病症沉重，奇異駭人，亦不勝驚惶恐懼，每每爲之祈禱神明，延求醫士，百般調護，終無乃瘳之日。只有綠筠小姐，知其負病根由，又不便從中說出，且二位夫人日在房中候病，即欲相議底事，亦未免關動耳目，不能施行。並使愛月所存雲姐之書信，亦不得少隙，通於黃生，以故雲娥之病症，日深一日，愈見沉重。而黃生自擲書之後，日在樓頭，佇望愛月回音，久不見其蹤跡，故亦不知雲娥抱病之深。直至旬餘，乃是初春之時，恰逢周尚書有門生赴任經過，請尚書父子一齊赴席，倘書乃帶司墨以往，而生獨在樓中，恆念佳人，不知何處，乃復開

窗盼望。只見柴門緊閉，庭榭蕭條，遂不覺暗自着惱，竟把片石向紅螭閣一擲，恰好愛月正在閣下打掃花片，急然聞聲，知生在樓，乃連步走入房中，將封書謹存袖內，密語與娥，遂輕開小門，從竹陰深處而來，行不數步，抬頭一看，只見黃生方倚樓窗悵望，忽見愛月，即便高聲叫道：「愛月姐姐，竟不一救小生乎？」愛月聞言，知樓上無人，遂道：「公子休得着急，小姐以公子流落他鄉，竟難一面，愁腸寸斷，瘦病懨懨，伏枕經旬，水米不沾，茲特奉書報信，有策可以急謀，不然小姐性命將不可知！」生聞言便道：「一般心病，計無所出，奈何奈何？汝小姐既有書信送來，宜即賜來一閱，久遠之謀，惟望小姐自思之可也。」小生至此，所為何事，倘有所言，不妨指示一二，或可相從，惟命是聽。樓下角門被鎖，姐姐可尋竹竿一枝，將書繫上，向簷外挑來，小生立等。」愛月依言，即便進去，取了竹竿一枝，將書繫於其上，挑送樓頭，生取書，乃對愛月說道：「姐姐對小姐說，小生多多拜上，欲帶回書問候，恐久待不能，此間近日無人，不妨再至小敘，無令小生獨坐無聊，難於索解也。」愛月聽了，亦恐遲疑生事，遂別黃生而歸，仍把小門依然掩好。生見愛月已去，遂把書信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云：

小妹曾浣雪，病中致書於玉史黃公子文几，辱承來翰，蒙愛過深，三四廣吟哀怨之詞，何若是之悽愴感咽也。自別君落葉之秋，遲今日載陽之候，無由似月，對影親襟，倘化為雲，山高路絕，故寒宵自處，無不淚零。雖未嘗無夢寐之追，亦徒輾轉反側已耳。今日永嘆前愆，憐才結愛，致公子如玉之貞，眷念如環不絕。昔下第者為何，今辱身為何，至於飄泊異鄉，怨愁風雨，此君所不堪盡言，妾所不堪遙念也。特是來書致意殷勤，無緣拜會，以致賤質莫及，懨懨瘦損，夜深人靜，惟有淚滴瑩瑩，沾濕羅襟，綉帕耳。然妾死誠不足惜，但恨有人置君於意中，而君仍置之度外也。何君心不思及此，倘非天哀至性，使花朝月夕，錯認投書，可憐待字深閨，不辜我綠筠妹妹，那因獲封題青公姓字，道君翁締結之由，及隣周問字之事，矢志事

君淋淋泣下，君何遐棄蘭盟，牽情偶值，但為妾如此，則至情可知。或以關山修阻，塞雁慵飛，疑我妹妹有抱琵琶之意乎？故欲寄言於小婢，又恐不得發其實真，恚恚陳詞，意深筆懶，妹情則誠可喜，妾病無足深憂，煙雨猶寒，惟君自愛！

看畢，備知根末，因想道：「原來這段姻緣，至今尚在，倘不以花朝一錯，安知其詳，畢竟天緣湊合，若是兩美兼收，曷勝快意！但目下雲娥小姐抱病不瘳，計將安在？」躊躇之際，忽見周公子同司墨向樓上而來，對生說道：「適才鄭老爺請我赴宴，這鄭老爺係是我家大人門生，現在浙江撫憲，要邀我去浙江一遊，定在此月中就道，你可跟隨同去。」生聽了，不勝驚惶，又推托不得，只勉強應諾。公子說完，遂帶司墨下去。生在樓中悶坐，正思無計可施，忽見愛月復從花間行來，對生說道：「小婢回去，吳府綠筠小姐正在問病，封函既達，何無回書，乃命小婢再到此間來領回書轉去，今求公子速賜一封帶回，幸勿遲誤。」生道：「方才拆開芳信，始知吳小姐之守貞，不勝感激，正在具書兩封，送上二位小姐妝台，未及拈毫，不期周公子歸到樓中，要帶我全往浙江，鄭老爺任中，不得推托，使在月中起程，奈何奈何？」愛月聽了，便道：「偏有此阻，實在無可奈何，但臨期假病似可不行，若周公子自去，那時此間無人，便喚我家小姐移來紅螭閣養病，乘間求他一面，略敘幽情，豈為不妙？」生聞言，不覺歡喜起來，點頭道：「真妙計也！」正欲再立談，遙見周公子走上樓來，生急轉身去了。愛月會意，遂向內面而回，走入房中，見了雲娥，將生與周公子欲全往浙江，並與自家教其假托暴病，一一詳述一遍。綠筠亦在聽了此言，二人皆點頭稱善，過了數日，周公子將束行裝，黃生果依愛月之計，忍飢不食，竟自臥床。周公子果迫欲行，見生負病，一時不起，不得已乃吩咐司墨，在樓與他相伴，同守書房，乃命別個管家收拾行裝而往不題。一日二位夫人談雲娥抱病久而不瘳，正在憂愁，愛月在旁說道：「前日雲娥小姐欲移

窗盼望。只見柴門緊閉，庭樹蕭條，遂不覺暗自着惱，竟把片石向紅螭閣一擲，恰好愛月正在閣下打掃花片，急然聞聲，知生在樓，乃連步入房中，將封書謹存袖內，密語與娥，遂輕開小門，從竹陰深處而來，行不數步，抬頭一看，只見黃生方倚樓窗，望見愛月，即便高聲叫道：「愛月姐姐，竟不一救小生乎？」愛月聞言，知樓上無人，遂道：「公子休得着急，小姐以公子流落他鄉，竟難一面，愁腸寸斷，瘦病懨懨，伏枕經旬，水米不沾，茲特奉書報信，有策可以急謀，不然小姐性命將不可知！」生聞言，便道：「一般心病，計無所出，奈何奈何？汝小姐既有書信送來，宜即賜來一閱，久遠之謀，惟望小姐自思之可也。」小生至此，所為何事，倘有所言，不妨指示一二，或可相從，惟命是聽。樓下角門被鎖，姐姐可尋竹竿一枝，將書繫上，向簷外挑來，小生立等。」愛月依言，即便進去，取了竹竿一枝，將書繫於其上，挑送樓頭，生取書，乃對愛月說道：「姐姐對小姐說，小生多多拜上，欲帶回書問候，恐久待不能，此間近日無人不妨，再至小敘，無令小生獨坐無聊，難於索解也。」愛月聽了，亦恐遲疑生事，遂別黃生而歸，仍把小門依然掩好。生見愛月已去，遂把書信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云：

小妹曾浣雪，病中致書於王史黃公子文几，辱承來翰，蒙愛過深，三四廣吟哀怨之詞，何若是之悽愴感咽也。自別君落葉之秋，遲今日載陽之候，無由似月，對影親襟，倘化為雲，山高路絕，故寒宵自處，無不淚零。雖未嘗無夢寐之追，亦徒輾轉反側已耳。今日永嘆前愆，憐才結愛，致公子如玉之貞，眷念如環不絕。昔下第者為何，今辱身者為何，至於飄泊異鄉，怨愁風雨，此君所不堪盡言，妾所不堪遙念也。特是來書致意殷勤，無緣拜會，以致賤質莫及，懨懨瘦損，夜深人靜，惟有淚滴瑩瑩，沾濕羅襟，綉帕耳然，妾死誠不足惜，但恨有人置君於意中，而君仍置之度外也。何君心不思及此，倘非天哀至性，使花朝月夕，錯認投書，可憐待字深閨，不辜我綠筠妹妹，那因獲封題青公姓字，道君翁締結之由，及隣周問字之事，矢志事

君淋淋漓下，若何遐棄蘭盟，牽情偶值，但為妾如此，則至情可知。或以關山修阻，塞雁慵飛，疑我妹妹有抱琵琶之意乎？故欲寄言於小婢，又恐不得發其實真，拘恙陳詞，意深筆懶，妹情則誠可喜，妾病無足深憂，煙雨猶寒，惟君自愛！

看畢，備知根末，因想道：「原來這段姻緣，至今尚在，倘不以花朝一錯，安知其詳，畢竟天緣湊合，若是兩美兼收，曷勝快意。但目下雲娥小姐抱病不瘳，計將安在？」躊躇之際，忽見周公子同司墨向樓上而來，對生說道：「適才鄭老爺請我赴宴，這鄭老爺係是我家大人門生，現在浙江撫憲，要邀我去浙江一遊，定在此月中就道，你可跟隨同去。」生聽了，不勝驚惶，又推托不得，只勉強應諾。公子說完，遂帶司墨下去。生在樓中悶坐，正思無計可施，忽見愛月復從花間行來，對生說道：「小婢回去，吳府綠筠小姐正在問病，封函既達，何無回書，乃命小婢再到此間來領回書轉去，今求公子速賜一封帶回，幸勿遲誤。」生道：「方才拆開芳信，始知吳小姐之守貞，不勝感激，正在具書兩封，達上二位小姐妝台，未及拈毫，不期周公子歸到樓中，要帶我全往浙江，鄭老爺任中，不得推托，使在月中起程，奈何奈何？」愛月聽了，便道：「偏有此阻，實在無可奈何，但臨期假病似可不行，若周公子自去，那時此間無人，便喚我家小姐移來紅螭閣養病，乘間求他一面，略敘幽情，豈為不妙？」生聞言，不覺歡喜起來，點頭道：「真妙計也！」正欲再立談談，遙見周公子走上樓來，生急轉身去了。愛月會意，遂向內面而回，走入房中，見了雲娥，將生與周公子欲全往浙江，並與自家教其假托暴病，一一詳述一遍。綠筠亦在聽了此言，二人皆點頭稱善，過了數日，周公子將束行裝，黃生果依愛月之計，忍飢不食，竟自臥床。周公子果迫欲行，見生負病，一時不起，不得已乃吩咐司墨，在樓與他相伴，同守書房，乃命別個管家收拾行裝而往。不題。一日二位夫人談雲娥抱病，久而不瘳，正在憂愁，愛月在旁說道：「前日雲娥小姐欲移

紅螭閣養病，以周公子常在隔園讀書，不便移居進去。今幸周公子出外，似無不便，搬去紅螭閣養病無妨。郭夫人與葉夫人見愛月如此說，遂全到湧碧軒而來，入房間病，見雲娥伏枕懨懨，不能起席而坐。綠筠亦在床前看視。郭夫人乃對雲娥道：「姪兒病症，至今未痊，莫是房前松木陰翳，本欲移汝紅螭閣養病，以隔隣周公子書房相近，不便移居，今幸周公子出外，不妨搬進，不知姪兒意下如何？」雲娥小姐聞夫人如此說，心內不勝之喜，遂扶起坐在床上，與二位夫人說些閒話。二位夫人仍向中堂去了。綠筠尚在，便對雲娥說道：「如肯移居養病，姐姐此病立見有痊矣。所謂天亦有緣，不使人長抱淒涼之恨，無所告語耳。乃機緣所在。」雲娥聽了，又道：「雖如此說，二位夫人肯從，但不知黃公子抱病，肯從與否？」愛月道：「周公子府內不少管家，或帶別人同去，亦未可知。」雲娥聞言，便起來問道：「二夫人既已有命，愛月可進去收拾臥房，勿得遲留了。」綠筠笑道：「姐姐熱腸，便挨幾日，何妨於事？」雲娥面帶紅道：「妹妹休得取笑，願見黃生一面，死亦瞑目。此外倘有他求，天果不佑。」綠筠道：「姐姐何為着急，乃爾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姐姐兩下有情，未必不遇，但妹妹亦樂觀厥成，豈忍以局中而再圖局中哉？姐姐正當矢志前驅，不必任意遲疑，萬一玉顏有損，不亦有始無終，以致旁觀恥笑？」說畢，即命愛月將湧碧軒房內之物，一一收拾，命移於紅螭閣中安置，自是之後，黃生假病自愈，雲娥真病亦痊，彼此遂得一面，但為司墨之故，仍才通片語。綠筠知雲娥之病勢已瘥，得與黃生會面，遂自避嫌疑，不復向紅螭閣去攪擾。一日黃生正欲再晤雲娥，恰巧司墨因有事外出，遂從樓下觀望，無人行動，乃向西角門潛出，把門開了，悄悄伸手把紅螭閣門敲了幾下。愛月知是黃生，密進房中，對雲娥說知，遂自出來，潛開小門，與黃生即去竹徑之中，分坐而談，把兩地相思之故，一一詳述一遍。半晌，黃生不覺輕狂之態，自請出來，即欲委着愛月，同到雲娥房裏，愛月素知雲娥不可輕犯，乃道：「公子休得輕狂，使我小姐置身

無地，小姐所以愛思致病者，不過欲得面晤，兩下相訂終身，豈效桑間濮上，徒作終身醜態，若令小姐知公子如此輕狂，豈不看輕了公子，但我小姐既有心，復得綠小姐相幫，矢志待字，公子須自早計，要速謀歸故里，奮心舉業，倘得名登金榜，綠筠小姐與之同歸，那時金屋得貯雙嬌，豈非美事，何可苟且於目前，而置收場於不問哉？情有可原，事為難處。」生見愛月如此說，遂以禮自持，不敢復言進去矣。正是侍婢尚知防感，檀郎終免作輕狂。

【評】此回第十三折，先為情深染病，因刺近牆邊，乃不作月下儉期，而作勸學忠言，足見措詞深厚，不致見斥大方，亦是小說家退身之地。一夕閒話，不必皆為正言莊語，句句可風，而顛倒是非，反使觀者不雅。病裏一書，不減叔犯之札，開門數語，真為樂石之言，乃知傳奇中不可多得，入目處亦不可不知。

第十四回 執約遣阿環因詩起釁 偽遊窺好女探信求婚

詞曰：徙宅欣相近，呼伊來致問，冤家偏與主翁逢，挑逗危機，悶悶戲題詩句，妄留名姓，納婦深心動，才美何曾穩，更教阿母假殷勤，恨恨恨，探偵富筵，締姻成，未亂人方寸。

却說黃生與愛月坐在竹徑，談了半晌，思進雲娥房內，被愛月再三阻止，乃不敢妄想求權。又聽了愛月之言，便深深作揖謝道：「愛月姐姐，倘若不言，小生幾乎越禮造次，好為我致謝雲娥小姐，可對小姐說道，小生感激弗諉，死生難忘。」說畢，又囑道：「我這亭中，明日無人在此，祈愛月姐姐仍托採花為名，屈玉過來談談，萬勿失信。」愛月聞言，點頭應諾，遂辭別而歸，進了房，見雲娥小姐，便說：「黃生要進來面晤小姐，吾恐不便，為之力阻，故未進來，後又說明日那隔亭中無人走動，吩咐小婢過去談談，稍解一番愁悶。」雲娥聽見愛月如

此說良久乃云：「此是公子癡情，亦怪不得，但我之深閨守範，不可有玷清規，須防以禮，彼所不知。如我愛月所云：明日亭子無人走動，既是黃郎有命，不可畏難，須往那邊一走，諒伊府內除了周公子，並無閒人敢入亭中，不怕嫌疑生事，但汝雖托探花，亦須謹慎，恐怕招尤，致使二夫人噴責周公子，即不在家，尚書大人更須防避。」愛月遂一一領命，但俟次日而行。且說黃生到了第二日，司墨果然外出，生見已去，遂將西角門潛開，等候已久。愛月來時，邀進房中而去。不料愛月尚未即來，而周尚書那日以拜會回來，為周公子出外，偶到衣雲樓閒遊片時，行來樓下，立多時，忽見司翰全一位丫環，手持一扇，從西角門進來，二人不防樓下立着大人，愛月與生直走到亭中，見是尚書，立空塔，生遂進前侍立。愛月已被大人瞧見，即便退出，乃以探花為詞，行到尚書大人跟前，萬福道：「小婢奉家主母吳夫人之命，以公子外出未歸，見園內夜合盛開，乞賜一枝，以助佛前清供。」周尚書見說話從容，進退閒雅，便道：「看汝說話，聲音不似我金陵生長，實為何處人氏？」愛月知瞞不過，說道：「小婢實係嘉興人氏，客歲從夫人與小姐逃難而至金陵，寄居吳府，故得到此乞花，此來實奉吳夫人之命。」尚書又問：「汝夫人姓甚說來？」生立背後，見周尚書如此問，因搖手微示，以不可說出口之意。愛月欲待不言，又以尚書面前，不敢相瞞，欲待說出，生於背後，又令其不說，進退兩難，歪在躊躇之際，只得說道：「先老爺姓曾名貴，夫人葉氏。」尚書聽說，又道：「原來曾老爺家眷在此，倘非今日，何以得知？」便對愛月說道：「既夫人有命，不妨折一枝去。」愛月領命，便將手中一扇，放在石磴上面，伸手對枝頭扳折，尚書見磴上有扇，遂命生攜前，生取扇交與尚書，尚書展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花徑不曾緣客掃，金陵作客春光早，可憐一片惜春情，懶對春光添懊惱。懊惱羅衾濕淚痕，空庭寂寞度黃昏，黃昏獨坐暗銷魂，雨打梨花深閉門。

蓬門今始為君開，春色江南爛作堆，故山回首家千里，春也隨人客裏來。客裏懷春難遣興，興來姐妹頻呼應，姐有詩歌呼妹評，清聲聯絡飛花徑。

春日懷春連押杜多賦，得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浣雪雲娥曾氏戲題。

周尚書看畢，不勝懽喜，遂問愛月道：「扇上所題款式，似是女子名字，却又姓曾，汝家老爺有小姐麼？」生見問，又以目視愛月，仍前立在背後搖手，而愛月又被尚書盤問，沒奈何，乃應道：「委是小姐所題。」周尚書又看了，歎道：「真閨中秀士也！」遂顧生道：「你素能詩，試閱如何？」生接在手中，再三細玩，知雲娥題中寓意，看了，乃對尚書道：「真妙作也！」說畢，生將扇送還愛月，周尚書又問愛月道：「汝小姐多少年紀，許配誰家？」愛月此時，忙裏不及尋思，便道：「小姐年方十六，尚未許人。」尚書聽了，滿口歎羨，愛月知不得與生通言，遂謝尚書以目送生，回首向花間而去，周尚書亦進內宅矣。生見愛月已去，失此一場機會，仍上樓悶坐而已。而愛月回到紅螭閣，進見雲娥，問道：「公子黃生，今日見汝來時，料必十分懽喜，暢所欲言，斷非隔牆不見，而若昨天之恨恨也。」愛月搖手應道：「今日之行，幾乎誤了。」便將撞着周尚書，並看扇致詢之事，說了一遍。雲娥聽說，歎口氣道：「語云：『紅顏薄命』，豈料乃薄如雲乎？但我之年雖未及笄，喜是未曾許人，但此老知我此情，必萌求親癡想，前已思欲聯姻於小姐，未獲聘定，豈今日肯舍我而他求也？」愛月聽了，始悟失言惹事，悔之無及。一日，郭夫人壽誕，葉夫人帶着雲娥小姐，並與愛月同到中堂賀禮，忽見一位丫環，押着壽儀，直至中堂。郭夫人知是周尚書府上送來，只得收拾，遂命雲娥寫帖謝之。那丫環見了雲娥寫帖，便留心去看不勝之喜。那丫環領了回帖，竟自回去，遂對周尚書鄭夫人說道：「今日送禮到吳夫人府上，見那曾夫人果然色色俱佳，有才有福，此謝儀回帖，便是曾小姐所書。」周尚書看了，對鄭夫人道：「怎得此女得兒婦？」鄭夫人說

道：「此事無難，但吳伯母得會周旋此事，斷無不成之理。」正說話間，忽見吳府一位丫環，送帖來請。鄭夫人赴席，周尚書聞言，密對夫人說道：「此席本當辭謝不赴，但今日以曾夫人及小姐亦在，正好乘此一會，即托吳年伯母訂下婚姻，多少是好。」鄭夫人見尚書大人如此說，遂對其丫環說道：「你可代我拜上老夫人，說少頃我即來賀壽。」那丫環領命而去。不多時，又來催請。鄭夫人只得上轎赴席。至中堂，敘禮坐下。鄭夫人指着葉夫人與雲娥問郭夫人道：「這兩位從未會過，不知是何貴戚？」郭夫人道：「夫人不知那是曾夫人，乃光祿曾年母也。這是令千金雲娥小姐，去歲逃難，寄居於此，夫人從未過來，故未輕會面。」鄭夫人聽了，又道：「一向不知寓居於此，有失迎迓。」因問曾夫人道：「令愛小姐，多少年庚，許聘與否？」曾夫人應道：「小女年方十六，以先夫早逝，故未許人。」鄭夫人道：「婚嫁須當及時，令愛小姐已長成，如何寬得？」郭夫人乃應道：「曾年伯母正以此事掛懷。」鄭太夫人見如此說，乃向葉夫人道：「萬福說道：『小兒現在求親，曾小姐倘肯俯諾，即仗老年母作伐，感激不輕。』」郭夫人聽了，叫聲應道：「諾。」未知作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正是：要將淑女婚君子，全仗冰人執斧柯。

【評】此回只屬過文，但為略略表明心迹，不見半點輕狂，夜半私奔狂且淫女所不為，觀者勿要草草。

第十五回 當局意如焚途窮守義 旁觀心獨醒打點從權

詞曰：望恩情美滿，誰知命薄，妬花風雨紛而落，惱是慈幃見短，一味輕諾，將人斷送，把殘生拋却，惹惹出旁觀，妙算先操室，握脫身潛避，那曾錯，歸去也，故鄉回首，怕無安着，且勿顧全心寂寞，上調鳳凰閣。却說鄭夫人到了吳府，敘了坐，見葉夫人與雲娥問個詳細，遂央作伐。郭夫人乃對葉夫人道及周尚書公

子，年方十八，才學品貌兼全，老身亦嘗瞧見，今日既受周年母之托，老身說合此事，不知曾年母意下何如？」葉夫人聽了，不勝歡喜，遂對郭夫人與鄭夫人道：「年母台命，安敢不遵。」雲娥在坐，見各位大人如此說，魂驚惶，欲待推辭，不便開口，不得已，祇是悶坐低頭而已。眾人在坐，只道小姐害羞，但綠筠在此，能知其意，因插口道：「曾年母亦要三思，倘異日若返嘉興，又是關河遠隔，不無天各一方之歎。」葉夫人見綠筠如此說，極醒起來，正在躊躇，誰料郭夫人因前次辭婚，恐鄭夫人怨己，乃道：「綠兒小姐不必多言，周公子與曾小姐兩美相當，珠聯璧合，以我看來，周公子與雲娥小姐締就姻盟，于歸之後，曾年母即不返嘉興，亦得與雲娥小姐朝夕相依，周公子豈有不從之理？」葉夫人見郭夫人如此說，誠為有理，遂決意與周公子結姻，遂各相敘位入席，互相訂約。再說雲娥小姐心有所思，不能相陪，遂推以腹痛，別了三位夫人，與愛月同歸紅螭閣而去。三位夫人直飲到黃昏，綠筠小姐尚在相陪，心亦不快，只得勉強坐下，陪了上燈。鄭夫人方才辭謝回去，回來進內，把求親之時，細述一遍。尚書見說已經允諾，不勝歡喜，却說雲娥推病歸房，思量無計，有死而已。正悶坐無聊，恰好綠筠別了兩位夫人，急走入紅螭閣，遂進房中，因對雲娥說道：「不意事乃如此，但不知周夫人平時從不來此赴席，一旦乃有此舉，何？」愛月聽了，便將隔亭遞信，被周尚書看見，述了一遍。綠筠小姐聽了，對愛月道：「汝既素性聰明，對着大人，何得說小姐未婚之事，但事已至此，責汝之失言無益，姐姐急謀脫身之計可也。」雲娥道：「計將安出，愚姐思之，惟有一死，以報黃郎，餘無所望。」綠筠沉吟半晌，道：「以小妹看來，周家納聘之期，定在幾日之內，姐姐莫若先約黃公子私奔，全愛月即與之逃回嘉興，以杜目前之耳目，待事過之後，叫黃郎寄書來訴前情，那時尊夫人或是見許，亦未可定。除此之外，無可別圖之策矣。」雲娥聽了，把眉一蹙，道：「妹妹是何言也，却不聞閨房有範，動必以禮自防，何可以名門女子，而作行露淫奔之事，若是蒼天

不從人願，豈惜一身，以報玉史黃郎。且妹妹既與黃郎結下佳耦，他日自必成雙，愚姊倘有不然，甘心地下，苟以一時之見，而起私奔之念，事發所關不小，周府知之，豈肯恕黃郎乎？黃郎一罹重禍，不惟愚姊受污，即妹之矢志幽貞，亦歸無濟，一舉而三人受害，孰若一死而兩美能全。妹妹思之，所言自合正理，不比遷就目前之計也。黃郎前以音耗未通，思而成病，宛轉自扶，幾乎死者已數回矣。且以秋闈不第，一死未足相報，知心後以江中相遇，遂甘心流落，投身為周府家奴，語云：「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慮失身，一死奚惜！愚姊身死之後，老母暮年，全仗左右相扶，朝夕看視，愚姊亦甘心瞑目矣。綠筠小姐聽了，又道：「依愚妹之見，不若仿司馬相如之事，脫身歸里，得以聚首一堂，妹以父命終不改適矣，事有不然，死亦甘心瞑目。」雲娥終不敢依計私奔，聽了綠筠之話，俯首無言，垂頭掩泣而已。綠筠見雲娥如此情狀，相勸不能，只是催其寄信黃郎，令愛月招黃生進來面商，或有妙計，亦未可知。雲娥至是，乃勉強而從綠筠之計，所謂身已待死，無望生全之日，心則不昧，尚屬一縷之絲，拭硯拂牋，又成一札，遂命愛月探偵無人瞧見，往達黃生。那夜不及即行，雲娥總不改心，仍以此事躊躇不置，直至五更方才睡去。却說生自那日與愛月同行，撞着周尚書，竟與愛月未談一語。一日正在樓中悶坐，忽聞呼云：「司翰何在？」大人召見。生即應命跑下樓來，見了尚書，尚書道：「前日夫人為公子求親於吳府寓居之會，小姐籍係嘉興，那日賀壽赴席，托郭夫人說親，已蒙夫人允諾，茲定於八月三日行聘，汝可代作一書寄去如何？」生聽了，不覺面如土色，不知所措，只得領命，仍跑上樓，暗想道：「事出意外，乃所不知，難道小姐亦竟許諾不成？」正在躊躇，低頭一看，乃見愛月伸手相招，生見了，忙走下樓，向西角門開了出去。愛月亦把紅螭閣小門開了出來，等候着黃生。生走近前來，問道：「雲娥小姐，怎麼變卦，愛月姐姐替小生想來，天地間乃有此番說事，待我千辛萬苦，尋到金陵，又是空空，投身周府，欲見一面，亦不可得。」

「愛月聽了，忙把寄來之信，付與生道：『公子試看此書，便知顛末，急謀脫身之計。』生見了書，不勝喜躍，即在竹徑之中，展開一看，正是旁人要問榮枯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評】此之十五折，以一奔而出於綠筠小姐之代裁，所謂事出於情，即或理之所無，皆為情之所有，言者無罪，觀者必知。

第十六回 赴約入深閨雙星對語 束裝開後院一舸偕奔

詞曰：輕曳湘裙，慵整香雲，悵今宵誰料見君，瑟琴鐘鼓，休說詩云，且步相隨影相傍，語相通。幫儂何人，俠客堪親，入桃源已得仙津，暫時攜手，避難逃鄰，趁漏初沉，人初靜，月初升。右調行香子。

却說愛月將書與生，生接書就於竹徑之中一看，只見上面並無封緘，摺為几疊，乃知其心事匆匆，未暇封好寄來，攤開細看，只見上面寫云：

小妹曾浣雪手書，達上黃玉史公子文几，素矢葭依，誰料而有翻雲之不測，紅顏命薄，千古傷心，今日之事，又將誰怨！但念古人情鍾肺腑，誓以死生，妾雖兒女，非同烈士，何嘗無睢陽齒，常山舌，子卿節哉！所抱恨者，不能以一死報我知心。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此生已矣，再世相期，不獲晤君一面，何堪瞑目九泉，而抱無窮之恨也。伏維前緣未斷，屈玉寒齋，以為死別。

黃生看畢，便對愛月道：「雲娥小姐來書惠愛，招吾一會，恰好今宵無人相伴，可以潛往談心，賢妹可代達此情，訂約小姐，萬望勿誤。」愛月遂領命閉門而歸。至雲娥房中，把黃生托訂，今夜定來相會，述了一遍，却說生說完了話，亦潛閉小門，仍跑上樓去了。直到是夜更深人靜，四顧寂然，乃下樓來，輕開角門而出，果然愛月

早來等候，遂引生見了雲娥，生與雲娥二人敘禮坐下。雲娥道：「自焦樓一面，迄至於今，神馳心企，惹得公子懷情負病，異地失身，不圖意外風波，變生叵測。緣既無終，勢惟有死。今日得君一面，甘心九泉矣。死後精神，定不離君左右也。君當立志詩書，與綠筠小姐異日完成佳耦，幸勿以妾為念也。若生惆悵，致壞金軀，反以重妾之罪也。」言已，不覺淚零，嗚咽無語。生聞言，不勝感激，遂道：「卿若決志九泉，余亦何心人世。雖綠筠小姐，為我待字十年，我為芳卿負癡想三載，此之情好不同，必有能辨之者。何忍棄予如遺，甘心此下，甯舍一死，若即無良策，遂甘決絕，以負知心。」時愛月在旁，見二人情景如此，便向生道：「公子你既有妙計，必須迅速一聞，聘期已近，稍緩則無及矣。」生聞言，復沉吟半晌，却道：「除非踵文君之俠，無以却鄭氏之求。」雲娥遂應道：「妾今日所以兢兢者，正恐一時失節，千古臭名，倘或私奔終為醜行，且請再思，別有何策，冀得兩全否。則甘一死矣。斷不以名門淑女，桑間故事，千秋作語柄。」黃生道：「一死決無再生之理，昔日所以苟延殘喘者，以後會可期耳。若是玉碎珠沉，則亦不能苟全。惟有尋個自盡，以從芳卿於地下也。若肯依計脫身，斷無悽惶之處。當即全返嘉興，命家人懇請令堂，亦獲共同相守，事過然後可以通融，亦可進京應試。若得衣錦還鄉，豈不是千金奇逢。小生想了幾回，只有這條妙計，除此之外，別無奇謀。唯有相繼黃泉，而結來生之好耳。」雲娥聽了，只是垂頭下淚，愛月聽了，又云：「公子所云，正是不必狐疑。昨夜緣筠小姐所言，正合今日公子之見。」雲娥只是無言，滴淚盈盈而已。愛月見雲娥不語，又對生道：「事不宜遲，要往嘉興，便可作速買舟，共相就道。」生道：「嘉興路遠，不若近在此地，有一僻靜所在，小生前在印峯溪尋之，若得見面，前返嘉興，易矣。」愛月又道：「人心不可輕信，事若一露機關，斷難如願矣。」生見愛月如此說，便將駐春園救濟之慕荆，說了一遍，又云：「及至印峯溪舟行，遇見此人，知道此人之義氣，或恩報我前情，亦未可知。斷無敗露之理也。因復回顧雲

娥，未免有情，難於自禁。遂以目頻送愛月，欲使愛月走開。愛月知生意，乃道：「公子獨忘記前日竹徑之言乎。」雲娥知說話有因，遂云：「纔聞夫教，容妾三思，倘應如命，定遣月妹相聞，夜深矣，宜暫別回去，無勞公子久留於此，恐有洩漏機關，即使同去之事，亦不得行矣。」生見雲娥如此說，似乎推托之意，知其決意同奔，無心苟合。遂道：「明日即訪友人代謀這事，芳卿幸勿爽約，不妨再謀之。綠筠小姐急宜收拾，暫與分別，幸勿係念尊堂，仍生猶豫。若後日得以聚首，豈不是先有隆冬，乃有盛暑也。」雲娥聽了，只不做聲，須臾對愛月道：「急送公子回去，慎勿遲延。」生聞言，始悶悶辭去。雲娥送到塔前，只見一天月色，滿地遍是花陰，遂吩咐生道：「公子仔細行走，奴家去了。」各自別去不題。次早生在樓中獨坐躊躇，忽見司墨跑上對生道：「弟隨老爺往雲谷寺送行，今晚回來，兄可小心看守書房。」說了，遂下樓而去。生見亭中無人，遂鎖了樓門，竟出了府，往東關外而走。不多時，即到印峯溪，恰好慕荆在溪邊晒網，見了生，至忙打一恭道：「自別恩人，不覺又經半載矣。今朝光降，不知何諭。」生遂將前事說了一遍，且說欲求足下全返嘉興，不知允否。」慕荆沉思良久，乃道：「舟行甚易，但此事一行，恐周府必告於官，定來尋究，一定移咨州縣，遍處查尋，追究且金陵返嘉興，一路差船來往，萬一破綻被獲，仍不得脫身而去矣。以弟想來，必暫寄舟居，權於僻處暫住幾時，再作區處。」生聞言，乃道：「足下深心處，頓開我茅塞，即仗足下出力代謀，日後自當圖報。」慕荆道：「弟平生最喜成人美事，况恩人有命，即死不辭。今夜弟將船移在城下歇泊，雞鳴時候，城門一開，便可出城登舟，隨潮開駕。」生聞言，不勝喜躍，遂辭了慕荆，而歸抵家時，已過午，直跑上樓來，向樓窗上面只管盼望，却說雲娥一面尋思，與生全去，迨及次早，要與綠筠小姐商量，恰好綠筠晨妝已整，向紅螭閣走來，路中見着愛月，愛月將夜間與生相約返嘉興，說了一遍，因道：「黃公子與小姐所謀暗合。」綠筠聽了，來房中為之歡喜，因鼓掌笑道：「英雄所見，大抵略

同，姐姐休得沒了主見。」雲娥道：「今日身冒穢名，他時如何相見黃郎之計，決是難從。」綠筠道：「姐姐又癡了，計已算定，何故躊躇不決？此時得脫，畢日聚首，妹妹自有主意，定不至有天各一方之歎。只要姐姐力勸黃郎，立志詩書，留心舉業，以彼之才，不患或遺，倘得衣錦還鄉，香車雙擁，聯臂東床，那時自不忘了這段苦心。」雲娥見他如此說，遂諾其計，意決同奔。因對綠筠小姐道：「愚姐志堅矣，妹妹勿忘前日之言，好代姐姐照看老母，我姐妹二人從此拜別。至於終身之大事，斷不可使東西隔絕，以致有初終不保之事。」言已不覺掩面大哭，綠筠見了，亦覺悽然，須臾各自洒淚作別。綠筠小姐進內，取一包白銀出來，對雲娥道：「姐姐此去，關山渺渺，歲月悠悠，好與黃郎小心自愛，聊具些小薄儀，用表微意，望姐姐笑納。」雲娥小姐見綠筠厚情有意，相贈，只得收了，兩下各傷心不捨，直坐到傍晚，乃含淚而別。雲娥送了綠筠回來，步至前庭，忽舉頭一看，見黃生在樓上顧盼，遂命愛月往亭下等，他並吩咐愛月見生，說我決意同奔之事。愛月行到邊門，將門開了，行呼生來，生乃開門出視。愛月遂對生說明，生聞言不勝歡喜，對愛月道：「我今日往尋友久，他已應允，訂於今夜五更時分，潛出城外登舟，順潮開去，暫行躲避，煩我姐姐轉達小姐，訂期千萬勿誤。」愛月聽了，急走入房中，對雲娥說了，雲娥乃命愛月報生，訂於是夜五更而行。正在談些閒話，司墨此時已從雲谷寺回來，生恐知覺，遂別愛月而去。愛月回來不題。是夜五更，生乘司墨睡熟，遂將隨身各物及詩札潛負下樓，向西角門內竊出，果然愛月在彼等候，遂引生入見雲娥。此時雲娥亦收拾已畢，乃與生偷門而去。須臾雞鳴，城門開了，三人竟出東關，慕荆正在城外相等，遂相引登舟，開船而去。只道風平浪靜，順水安流，豈料今日變生意外，忽然生出事端，正是世路險巇，方跳出，中途陷穿，又相逢。

【評】此回情事匆忙，而筆之所至，色色可觀，如遊九曲情溪，澄瀾急湍，逐步引人入勝。

第十七回

出門逢劫盜借重頂缸

登岸遇捕差包藏對簿

詞曰：意外風流門笱奇，啞冤難白致生疑，方欣脫網才離局，誰料門開人去賊來時。圓轉驚儻歡正洽，何不同心斷守莫分離，挫折經官由自誤，直認拐逃強劫費尋思。

却說主與雲娥竟偷逃出外，亭門盡開，不期事偏相值，適有強盜經過，見門大開，提刀直入，驚醒司墨，見有人行，急叫道：「司翰兄尚未睡耶？」不聞生應，司墨疑惑不放心，急跑下樓，於月中一看，見是強盜，遂高聲喊叫。內一管家聞聽，出來擒捉，不料被那強盜用刀砍倒在地。司墨一時昏亂，遂躲在假山之後，須臾賊去，司墨急跑內衙，報知尚書大人，尚書聞報，急命點燈，即刻亭中觀看，只見一管家被殺在地，忙問司墨道：「司翰何在？」司墨應道：「彼倚樓頭悶坐，令小的先睡，小的睡去，不知司翰何往，遍叫不見。」尚書道：「此賊便是司翰何疑？」司墨道：「我方才躲在假山後，於月下看見此賊，是鬚鬚大漢，非司翰所為。」尚書又道：「司翰乃是全謀合夥，所以與賊同去。」遂命點燈巡看，却見吳府亭門亦開，又令家婢提燈進府，報與葉夫人，夫人慌了一嚇，乃提燈到紅螭閣一看，雲娥愛月俱不見了。葉夫人驚哭道：「我兒及愛月丫環，俱被強盜劫去。」少頃都人人出來，亦驚云：「焉有此事！」說畢，遂命丫環全周家丫環往周家呈明，周尚書周尚書聽了，跌足道：「奇哉！這等看來，乃是司翰平日與會小姐有些動靜往來，故乘夜靜私逃出去，想是欲劫吾財，不料知覺，撞着管家，殺倒在地。但此事不可外揚，明日只以深夜劫殺人命為詞，告官緝捕，若獲司翰，則曾小姐與愛月之蹤跡自明。」司墨又道：「但事辨真假，若論劫殺，定非司翰，不可冤屈。」尚書大怒罵道：「狗奴饒舌！」吳家丫環叩謝尚書，向後門歸去，將尚書所言一一對二位夫人說了，郭夫人又道：「原來賊乃自家人，明日告官。」

追尋是却是拐，不難明白矣。惟有綠筠皆知，又以劫殺家人，不敢說出。是以葉夫人以此生氣，反是綠筠小姐在旁勸解。直挨至次早，周尚書果令管家遞狀，只以逆奴劫殺為詞。正犯家人周司翰，本係嘉興人。本府看了狀詞，乃人命之案，加以尚書勢頭，即刻移文各州縣訪緝命案犯人。仍着管家全公差遍處巡緝。不題。却說黃生與雲娥出城，到了天明時分，舟已潛行三十餘里，到一處地方，名紫墨嶼，烟火俱絕，人迹鮮到。青山碧水，景色頗佳，乃即泊舟於此。三人時在船中，或則吟詩煮茗，聯句彈琴。王慕荆則往來照看，伐蘆為薪，下釣為饌，却喜全無人知覺。黃生在舟中與雲娥所吟詩句，略述一二。

輕舟潛泊碧流邊，昔日妝樓別一天。他說同心成好伴，轉教異地對愁眠。身如介石憑誰訴，情比慈烏有夢傳。山色溪聲都領略，回頭佳話已前緣。

臨流對影綠荷邊，聯袂交卮醉晚天。蟻閣當時勞贈物，扁舟此日獲全眠。最憐待字深閨閉，不作江中韻事傳。若是臨歧多一會，難完五百好姻緣。

一日天將傍晚，看見岸上無人心欲登岸一遊。雲娥道：「不可，被人瞧見了。」生道：「不妨。」遂命慕荆移舟上岸，信步玩景，口占一律，詞云：

萬峯盤疊石蒼蒼，一片清溪隱碧篁。斷續板橋分路置，參差灌木有花香。浮鷗飛鷺雙雙見，回雁交鴛兩兩翔。紫墨嶼邊舟泊處，看來無景不瀟湘。

吟畢，又行數武，正欲選石打坐，不期為周府家人及公差撞見，遂將鎖鎖生，大聲喝道：「好個劫殺害命之賊。」生聞言不勝駭異，忙問道：「列位何事？」公差應道：「汝夜進周府，殺人逃走，好全我去見本府太爺。」生聞言暗想道：「我與雲娥月夜私奔，豈有劫殺之事。」當與公差辯了許久，不得脫，乃全到城中來，一路以

口問心，又想道：「我到公堂，直認拐逃，劫殺非我，可以相寬。」又想：「若認脫逃，一則累我雲娥小姐，一則累我俠友慕荆，不如認了劫殺。」須臾到了城內，恰好太守晚堂，公差將生押到台下，太守將生一看，想此人眉宇清秀，舉止軒昂，必無劫殺之事情，於是稍稍加刑，叫生供招。生仰天叫屈，因道：「今日之事，供招亦死不招亦死。」遂自執筆親供，只見供詞寫道：

周司翰良家子也，訪舊金陵，托身周府，公子命為筆墨詩奴，事曲書深，知我者惟有白雲與明月耳。前宵劫殺，波及翰身，赫赫明明，在上在旁，必有能辨之者。今刑臨勢迫，死易言難，既甘認殺，奚必辨其燭影斧聲，而別有傷心，誰可憐乎。王孫芳草，前三尺在，敢不供招。

太守看畢，大加歎息道：「天下安有斯文才士，而行劫殺之事？細玩供詞，恐為誣枉。」因吩咐衙役，鬆了刑具，權且收監。生負罪不伸，何堪憤恨。迨及次早，周尚書又來托太守作速申詳，以便上行處決。挨了數日，尚未申詳，皆太守故意遲延也。周尚書一面命家人乘其拿生，一面密訪了雲娥蹤跡，正是潮生水面人無主，浪疊江心自不平。

評：此會黃之交合矣，順風中流，方望揚帆去也，乃有堂上供招，是知離則合之，合故離之，而劫殺正為此回針線。

第十八回 事發為多情投供出首 恩寬由太守改讞問流

詞曰：宿水鴛鴦待吉，交頸肺腑相傾，艱苦願同嘗。事發投詞，潛逃自首，申訴求詳。太府風清，開冤獄判才郎，道非他劫殺一饒拐，定罪名流犯三千里外，發遣窮荒。

却說雲娥見生登岸玩景，許久無歸，乃着了忙。適慕荆送食物至，雲娥與愛月對慕荆道：「不知公子上岸，爲何半日不見回來，得毋被人瞧見，遭其所獲乎？」慕荆也不及相答，自家急上了岸，沿江尋覓，不見蹤跡，於是直走到城內來，約行了十多里，不覺天色已晚，舉步難行，城門已閉，遂在古廟投宿。雲娥與愛月兩人守在舟中，自慕荆去尋黃生，候至上燈時分，尚不見回來，二人知事必敗露，生乃爲其所獲矣，獲去料必受刑，雲娥與愛月哭了一夜不眠，次早尚且不知消息，却說慕荆睡至天亮，起來急跑進城尋覓，至及府前探聽，知生拿到，并已招供殺劫，驚慌得手足皆軟，但事已至此，已無可如何，歇了須臾，只得飛跑回去，直至飯後，行到紫墨嶼，遂上舟與雲娥說明被拿招供之事，雲娥與愛月聽了，驚得魂不附體，頓足呼天，因道：「是夜與黃郎私逃出來，那有劫殺之事，恐事浪傳。」慕荆應道：「所殺有人，非誣公子，然公子實未殺人，恐是周府怕有私奔事發，不成雅觀，是以妄報劫殺，亦未可定，但堂堂相府，以拐逃受株，乃是殺人實無是理，此中顛末，真所不知，而黃公子想是供及私奔一節，恐其株連小姐愛月，是以直認劫殺就刑，使我大家得以乾淨，亦未可知。」雲娥聽了，乃對慕荆急說道：「他若是供招死矣，我與愛月自家挺身自首，可於死罪求寬，或從輕減，亦未可定。」主意已決，遂命慕荆撐船近岸，乃與愛月上岸同行，慕荆亦登岸去，僱小轎兩乘，隨即抬到城內，及府堂放下脚夫，乃如命直到府前放轎。正遇着太守升堂，雲娥忿不顧身，高聲叫屈。太守堂上聽見呼冤，急命衙役帶見不多一時，帶到堂上，太守把雲娥一看，原來乃是一位紅粉女郎，姿容蓋世，太守問道：「這一位女子何事呼冤？」雲娥乃乞取紙筆，自寫親供，太守遂命衙役取筆硯紙墨與雲娥，伏在下面，值筆寫完了呈上去，太守令衙役取上來一看，只見上面寫云：

曾雲娥原籍嘉興，父光祿，稚年從事詩書，弱質深藏閨閣，自是綠窗靜女，金玉爲心，豈慕南陌投金，稍萌

妄念，不幸家君捐館，母子孤單，繼以祝蝠樓台，皆燬，因來舅氏之居，遂鄰黃玠之宅。黃玠非他，乃司馬西山先生之嗣也，擁書萬卷，環竹一亭，妝台憐珠，令之音憐，才非關慕色，飛燕效淑真之賦，寄意實出傾心，厥後雲從金陵避難，玠離本郡相尋，乃覓跡千山，方識依栖於吳府，留情隔第，故謀投罪於周家，漂零之狀，甚堪憐惜，乃翩翩公子，遇合之緣，既再持傳，秩秩德音，然百兩之將，彼也有懷，莫等迨冰期之吉，此則亦愧桑中，故宗遠送之孟姜，不學窺廉之梁女，方欲上啓慈幃，永陳巾幘，詎意別陳聘帖，已施薦蘿，則緣既無終，思惟有死，而情所弗禁，計及行權，故月下潛跡，栖舟墨嶼，豈中宵遇暴，畢命花園，而職官不識名流，竟以奚奴相待，是夜詢知行跡，即將劫設爲詞，念雲與玠栖遲，尚無百里之遙，出奔已有兩月之久，果其罪有可原，實願殞身堂下，苟其愆尤可贖，亦將三訊方明，然玠竊恐私奔事露，故甘冒罪受刑，又思波及冤深，所以舍身隱諱，非望幸逃三尺，實思代死伏辜，玠則何人，而遭此慘，相如之賦未售，空歎讀書萬字，曾參之誣不辨，必將飲恨九泉，此雲之所以拊心泣涕，而不能自己者也。伏望高懸明鏡，洞察秋毫，解網商湯，憐才漢武，則在報德之心，甯共有生之日，跪陳詞以自首，甘認罪而雪冤。

太守看畢，不覺拍案驚奇，歎道：「好一個奇才女子也，真乃不負一個癡腸書生。」以雲娥之申訴，因知私奔事真，劫殺事假，遂令衙役將雲娥權且取保回家，以後覆審申詳，一面令轎去見周尚書，說知其事，尚書見說，遂對太守道：「以此看來，劫殺尚是他人，與他無涉乎？」太守道：「正欲一扳大人台駕，同至敝衙中，當堂面訊，倘有不明之處，情願即刻掛冠。」周尚書見太守如此說，只得到太守堂上來，太守升堂，遂令值日衙役帶出一案犯人，當堂面訴。周尚書道：「以劫殺無疑，以所殺有人，明明證據。」太守見如此說，想道：「若要說明，必須有人爲證，方可正刑，如何審斷？」乃問生，生道：「要誣甚易，那一夜私奔，惟有全候書房名司墨者同

宿亭中在下有無劫殺，一問可知。」太守聞言，即令公役拘押司墨上堂質訊，須臾之際，司墨帶來，太守見司墨上堂，便道：「此犯死生，在爾一言而決，爾可從實招來，不可冤屈了他。」司墨素亦能文，嘗陪吟詠，與司翰同在公子左右得來，所以亦能提筆，遂於堂上提筆直供，只見上面寫云：

具狀干證周司墨，供得是夜更深，欲與翰同睡，乃翰似有所謀，令墨先睡。不知夜半時分，墨睡方濃，遂與鄰亭曾小姐偕奔出去。適逢巨盜提刀經過，且入庭中，劫財之時，墨大呼，翰不見答應，是以大聲喊叫，內宅走出家人，被盜一刀砍死，墨驚閃在假山，而月色正明，細認賊乃鬚鬚大漢，與翰無干，所供是實。

周尚書見司墨供出雲娥，氣忿不勝。太守聽了實供，不勝忻悅，乃帶笑向周尚書道：「貴价所供，乃見實情。」又當尚書之面，令堂上衙役帶了雲娥前來質訊，遂於堂上結了批詞，但見上面批云：

審得黃玠與曾雲娥，皆係嘉興人也。前因詩帕之贈，遂訂婚姻之好。去歲雲娥家難，避迹金陵，嗣後玠訪真迹，玠身相府，則周之司翰，即浙之黃玠也。謂非雲娥之故而為誰乎？乃尚書未審前因，竟為兒子擇配，而雲娥不忘舊好，爰與昏夜同奔，情也亦誼也。孰意天不從人願，有強盜之劫殺，事偏偶值，不無瓜李之嫌疑，嗟嗟！一介書生，既慕紅宵行夜，異卿公子，敢將白刃殺平人，雖有劫殺，既非其罪，合就拐誘之律，共定厥辜，即將本犯發配北軍，餘皆釋放。真盜宜另為緝究，毋得抗違。

太守判完，隨令雲娥愛月仍歸本第，不得爰例相拘，而司翰乃寄身周府，非同拐騙之流，着其軟監長流，即行起解。黃生判完出來，恰遇慕荆亦在府前探信，二人因暫別公差，跟雲娥轎後，全至吳府而來，正是相逢誰是黃衫俠，知己先沉不測冤。

【評】此十八回，雲娥奮不顧身，又是始終起結，事發乃係上面，此回雖工刻畫，不免平淡無奇，而插以雲娥

投首，遂成宇宙奇文。世之俗傳稗官野史，方此不啻人天之隔，不為揭出，恐置不辭。

第十九回 深心憐燕侶密贈盤川 援手仗蘭交托馳緘札

詞曰：夜奔偏偶盜行兇，阻歸帆計成空，檻樓疊因誰訴難，窮途默念，長流人去遠，十里外囊愁空。地

分霄壤不相全，面稀逢夢常通，記得先時磋切雪窗中，極目關山思救援，勞俠客一緘封。

却說綠筠知雲娥出首，幸得風流太守，代為減罪，只配北軍，遂修一緘，并具白金二百兩，共封一包，只叫家婢俟生起身之時，密貽於生。恰好雲娥還家，強顏見了葉夫人，被葉夫人痛詈一場，只得吞聲忍淚，見了綠筠，不勝懊悔。綠筠為之慰藉，仍將自己要致書贈行之情，詳說一遍，正擬議之際，忽夫人傳喚而陳晚飯，雲娥愛月無心吃飯，綠筠自去吃，大家正吃飯時，有二個家婢進來道：「那黃公子在外，要來拜別葉夫人，要求葉夫人一見。」葉夫人道：「我亦何顏相見，請公子退步。」郭夫人道：「年伯母差矣，事已至此，便是曾門佳婿，正宜一見，勉之矢志前驅，無忘舊好，難道周家宅到此，尚有言說，且尚未受聘，彼亦無詞生波，何故却之？」葉夫人聽了郭夫人之言，似乎有理，遂起身帶家婢出到廳前，見生對生道：「年少書生，浪蕩不軌，殊可羞人，但事已至此，公子正宜矢志前驅，恢宏大業，老身仍留東床，待君坦腹。」生云：「晚生癡情狂妄，開罪高明，得蒙老夫人容恕前愆，仍念舊好，晚生銘感五內，終夕不忘。」葉夫人答道：「雖是如此說，但公子今日罹難，難道令尊翁老人都無門人故友，可以代為解圍者乎？何不修書達之？」生聞言，便對葉夫人道：「懵懂未思及此，倘非夫人指示，晚生幾至忘懷。早歲有友人覆姓歐陽名穎者，與婿頗稱莫逆，現在京中官居內翰，莫若具書道達苦情，諒渠必能排難。」葉夫人答道：「好極。」遂命家婢取出文房四寶，付生修書，滴綠筠亦在廳吃飯。

聞葉夫人外堂見生，早已同郭夫人立在屏風後，詳聞其事，遂跑到紅螭閣，將生與葉夫人問述之言，細述了一遍。且道：「公子尚在修書，姐姐莫若遣月妹將小妹封書及白金一緘，乘間賂之，豈不是好？」雲娥遂將包封銀子付與愛月，仍一面同綠筠步出外廳，立在屏風之後偷觀，須臾生寫書竣，又向葉夫人道：「書已封妥，無人可投奈何？」夫人未及答，恰好愛月在旁，乃說道：「可惜昨日紫墨嶼舟人不在此間，彼甚負俠，有托斷然無疑。」生聽了，不勝歡喜，乃道：「必須此人前去，方才已同我來門首。」生遂出去招人，將欲寄書緣由對慕荆道了。慕荆道：「今日恨不得插翅代公子効勞，何況此行一事，小弟去也。」葉夫人見慕荆如此說，即令愛月取白金十數兩，交與慕荆為乾資。慕荆乃別葉夫人黃生而去。是夜葉夫人知生明日起解，不忍相離，至挨一夜未眠。次早即日差押登程，夫人出來相別，生不得已，同押役而去，不表。却說司墨自堂供救生之後，不敢回家，恐尙書重處，遂奔廣教寺投宿，見一僧僮在門下，方在掃地，見司墨來，得慌忙，便問道：「兄長仙鄉何處，高姓大名爲什麼忙到此？」司墨道：「小弟城中人，姓周。」說猶未畢，那僧僮便接口道：「兄長既係城中，曾識我嘉興黃公子否？」司墨見問，益加倉皇，忙答道：「小弟略識此人，不知師兄問彼何爲？」僧僮道：「實不相瞞，黃公子實係敝主公，小弟在家，原名墨奴，爲跟公子來此，拜訪友人，不知爲的何意，將小弟寄在本寺，弟亦曾到城探問，竟無一人識者，所以一遇城中人，每每問及，不知足下果相識否？」司墨道：「小弟倘非爲黃公子，今日何爲至此？」僧僮道：「却是爲何？」司墨遂將生前情及私奔受屈，幸得改配北軍之事，說了一番，且說：「弟伯歸家被責無路可逃，奈何奈何？」墨奴聽了，大哭起來，向司墨深一揖道：「今日若非足下救我公子，我主僕斷無相見之期矣。今足下如欲奔逃，弟有一處可投，家公子在家時，有一位知己，覆姓歐陽，同窗念書，皆是小弟服侍。前進城探公子消息，聞歐陽相公已中了進士，現爲翰林，莫若同弟往京，投其門下，諒

彼決在收留，且公子現今發配北軍途中，或相遇見，亦未可知。至於一路川資，前日公子付有十多金在弟身上，可無虞也。」司墨道：「這般更妙。」說了墨奴遂邀司墨又見長老，只以生招來爲詞。當夜即在寺中歇宿，次早二人遂辭了寺中衆人，向北方而去，不表。正是：閑忙不問榮枯事，萬里前程且共行。

【評】此回補入上回情事，雖冷淡中添出寺中相遇一節，更覺耐觀。及綠筠小姐私贈夫人面貽，莫非阿堵物，故子斯篇三致云。

第二十回 俠客阻行旌蹇遭伏莽 流徒除解鏡亨遇班荆

詞曰：奔波不憚將書帶，釋紛始表男兒概。那知遍黑旋風腰纏解，孤身在窮途，撞入強梁界。

非與潢池同一派，獨泊祇欣無阻礙。流人聞報此經過，兵一隊馬一隊，劈開手鏡歸寨。

却說王慕荆領了生書，即日起程，向長安而去。一日行到山東地界，歇了客寓，不期狂雨大作，那一夜適有竊盜將慕荆行李負去。次早慕荆起來，見行李皆不在，遂忙的遍尋，不知去向，乃蹬足道：「我受知己之托，一旦至此，連身上川資皆空，但到得京師，路途尙遠，怎奈我友人討救書，亦竊去了，如何是好？」須臾想道：「近聞此大義山有一夥嘯聚山林，日夜在山下劫人財物，此山乃北京通衢，凡發配罪人，皆忽此經過，莫若投入夥中，或可遇見公子經過山下，別生處治，豈不是妙？」主意已定，遂向大義山而來，果見一夥巡哨，慕荆遂將投充情由對諸衆夥說了。那一夥見慕荆狀貌非常，山中正少元帥，遂奉慕荆爲主帥。慕荆令衆人日夜巡哨，凡有罪發配者，皆要通報，切不可妄傷一人。衆人領命，下山巡哨，不敢強掠行人，遠近皆服。日挨一日，只等黃生到來。却說黃生自同押差起解，是夜歇在店中，於綠筠臨行所贈，不識何物，取出來拆開一看，但見是一緘書。

信，只見上面寫云：

妾吳綠筠檢衽百拜，謹致書於大三元夫婿玉史黃公子文几。昔者先嚴在日，與尊翁大人朝夕以詩酒相遇，親連姻婭之情，繼之而尊翁退居捐館，斯時也，君方七歲，妾甫六齡，先君在日，每有道及此事，未嘗不感慨係之也。乃不數年，亦以在官淹滯，臨別切切遺言，妾心佩之不忘。爾時挈眷歸里，雖荷尊堂致書尋約，奈家慈以母子孤孀，不甘遠別，此事竟以中阻。嗣後君居浙右，妾住江南，天涯阻隔，消息茫茫，妾以閨壺少娃，欲言無自，比待字深心，埋藏十載，君皆不得而知也。因是頓忘舊好，爰締新交，停琴拾帕於故園，訪迹賣身於異地，意中所屬，全無十年待字者矣。孰意天緣巧合，君之意中人，少特與妾締交，客歲以家中值難，寄跡敝廬，花晨月夕，不肯說出此段機緣，佳人舉止，未易窺測，已不謂名流作事，動關耳目，花朝月夕下，錯認投書，遂使數年所諱，一旦皆知，於是兩人一心，共傾衷懷，既連肺腑之私，爰訂終身之好。從今以始，以為可聚首一堂，百年成對矣。詎料意外風波，周家作難，此時公子意中，豈計及偕奔之事，乃昔以禮自持，偏會教以權遜，風流有債，致使翩翩公子，前則辱身，後則賈罪，妾以少不更事，只知設策機宜，乃致累君及雲姐，事已至此，悔亦何言。公子正宜努力前驅，便途燕邸，順納比雍，尚得上苑觀花，前既有言，後當如約。妾矢守貞，以待東床坦腹，外奉白金二百兩，少佐行裝，君倘不忘舊好，肯念前交，暫且斂翼就途，終能飛鳴天外。臨歧唯以小心行李，珍重加餐為囑。

黃生看畢，不勝欣悅，把另封的一包展開來一看，乃是許多銀子，於是乃感佩二妓，口占二律云：

孤舟紫墨嶼，銀燭影依依。寂念今宵冷，愁從昔日歸。漂零還有債，遇合順何違。不語思鄉處，峯前月色微。不有拋書誤，安知舊愛心。閨中人比玉，燈下字如金。客逐千山遠，愁城一水深。青衫雙淚濕，道路渺難尋。

吟畢，次早仍同押差起解。一日行到山東地方，遂於大義山經過，忽見樹後走出一夥，中有一大漢，忙將生直扶而去。那押差驚得面如土色，俯伏在地，須臾人散，不知生去向，只得稟了地方官，報個被盜殺了，領文准了而去。那一夥扶生到了山中，驚得黃生魂不附體，大漢對生道：「公子切勿驚惶，小弟乃慕荆在此相救。」生停了良久始醒，慕荆遂將被盜投夥之事說了一遍。生道：「今日救我固妙，若後日事覺，甯不重弟之罪耶？」慕荆道：「公子勿慮，哥已籌之熟矣，事已至此，須改名換姓，往他鄉住了數時，待試期將近，那時弟與兄同到京師，訪歐陽內翰，既係友人，或相通聲氣，求取功名，亦不可知。若獲衣錦還鄉，重踐舊好，豈不妙甚！」生聽了，不勝欣喜，遂改姓李名之華，不題。正是：心已明知難駐足，不妨事急且相依。

【評】此回借閒話表出雲娥守正，若不吐露，不幾埋沒乎？若使自道，又有不可，正所謂欲占別人花月地，先於不淡冷落處安兵，至執筆臨池，庶幾恣所欲言，皆無所礙矣。

第二十一回 半奮畝三冬燥溫舉業 雙閨分兩地贈報清詞

詞曰：魚龍寂寞需時候，權展劫眉頭。皺五典三墳，鑽要透芸窗冷淡，雪案寒寂，白日勤昏晝不全，休共戚期相守，別雁離鴻，還分手，盡把衷情傾錦繡，攜詞佳句，短吟長調，贈答尋常有。

却說黃生改了名姓為李之華，即於寨上宿了一夜，次早王慕荆辭了諸夥而去，同生走出城外，鄉塢地名梓香里，賃得一座書房，而慕荆仍以漁樵為業，荆則打魚，生則讀書。生每於柳下花前，寄懷雲娥，淚滴青衫，追憶綠筠愁深碧水，說不盡遠離之意，題殘尺幅，展看單箋，起無窮憶故之思，傍他山寄跡，以佐饕殮，日惟感激不題。却說葉夫人與雲娥自生起解之後，亦愧無顏吳府。一日葉夫人對雲娥說道：「兒為此事，已傷大雅，今

有何顏在此見人耳？周家即在比鄰，豈不玷辱先人門面？正在躊躇之際，忽見有少年尼姑，年方十五六上，下直進湧碧軒，求見葉夫人。且言：「募化。」葉夫人定睛半晌，對那少師姑說道：「師父何來？」尼姑未答，而愛月便道：「此位師姑，莫非是我家惜花乎？胡爲賣在嘉興，忽而金陵，又胡爲易女服而尼姑？」那尼姑見愛月如此說，因細認了，急向葉夫人叩頭說道：「小尼前蒙老夫人賣與商人，商人將以爲妾，詎意正妻懷妬，私將小婢賣與獵家爲妓。但惜花素蒙老夫人教養，豈甘失笑青樓？那夜走到尼庵，祝髮皈依，法名一水，去歲同師父江南募化，遂到金陵，寄迹於城外白梅庵，才到吳府，募緣吳夫人命入後軒，乃得見我夫人和我小姐，實乃有緣相會，但不知我夫人和小姐因甚到此？」夫人聽了，知是惜花，便將來此顛末，一一說明，且道：「我今無處可投，在此亦覺不便。」那師姑應道：「到是小尼庵中，可以寄迹，只在離城十里許，不知夫人與小姐肯去與否？」夫人聞言，不勝歡喜，乃道：「窮鳥奔林，何須擇木，有一棲身之處，便可相安，有甚不肯？」夫人說畢，遂帶着雲娥，愛月來到廳上，將家婢投庵之事，因對郭夫人與綠筠說了一遍。郭夫人與綠筠聽了，遂百般苦留，奈葉夫人去志已決，只管辭去。兩下難分，不得已，乃別了去。仍囑咐郭夫人道：「倘小塔黃生有些消息，伏乞命人往白梅庵相聞，老身仍命家婢時常進城問候起居。」說畢，大家各登轎，同着惜花，向白梅庵而去。那綠筠却不忍刻下割捨，淒淒切切，無可奈何，只得私訂終身之事，囑了一回，因口占二絕，以爲贈別之律云：

於今索處伴無從，去後離離總悴容，不識禪關渾遠近，深閨可得聽疎鐘。

梅花路入小橋湄，十里相思莫寄知，還有淒涼芳草怨，傷心不獨爲分離。

雲娥臨別之時，亦步綠筠之韻，遂和詩二首云：

回首名山河處從，強留客地倍羞容，心中別去還相憶，只聽茅庵靜夜鐘。

故山遙隔碧流湄，欲歷千溪訪所知，行客依然爲寄客，那到別他又言離。

雲娥和韻畢，綠筠小姐送至外廳，兩下相別而去。那惜花帶着主母與雲娥小姐並愛月，共爲四人。不多時，到了白梅庵來，遂將夫人借寓之事，與師父說知，那老師父見三人來，俱是同鄉，又是官家眷宅，遂命小尼打掃客房，整潔安靜，乃請葉夫人小姐居住歇宿。自是而後，葉夫人與郭夫人每欲相見，即遣婢往來，各相慰藉，不覺韶光易過，又值三春時候，春色重來，而情有所感，自見於詩詞筆墨之下，故雲娥與綠筠多以詩詞來往，綠筠嘗作四時詞以貽雲娥云，其詞曰：

才一別，又是陽春節，帶雨梨花門深閉，懷人腸欲折，良人在天涯，雨雪一向音書斷絕，兩地心思思不竭，沾衣紅淚咽。

紫燕掠新泥，上下雙飛東復西，不管離人添別恨，淒淒妬汝，翩翩日並飛。

楊柳綠盈堤，一心輾轉望偏迷，試問白梅庵裏客，日日並香閨，春來猶憶燕雙題。

寂寥秋夜睡，覺香環不整，曲欄杆外月光冷，空塔積綠粘脂粉，涼夜葉交飛，金井梧桐墜，又恨同心人，恐欲寄愁箋，茅庵隔遠言難盡，惟有殘燈影，帳裏相栖冷，慵起推窗，恨盼長安遠，魚雁音書難作准，幾時挂月在梧桐，却把離情細細問，庶幾不負兩青春，寶枕垂雲方睡穩。

片片花飛寒夜，短枕單衾，二處栖遲，唯怨別夢魂，何自更追尋，隔在天涯人萬里，不知何處月偏明，有懷面憐將花共瘦，不因倦寢聽雞鳴，若有夢中相見，使人無事恨離情。

雲娥與綠筠相隔不相見，遂作排律以贈之云。

別後情何以，明河隔素心，妝慵頻墜髻，意賴絕鳴琴。處月人間異，音書天際沈。離愁不耐，獨坐恨難禁，連袂歸何日，春風又變今。淒淒留客地，寂寂問梅林。容比花同瘦，愁方水更深。那堪依古刹，况乃類栖禽。鐘鼓松堂暮，烟雲竹徑陰。掩窗留燈焰，吟夜惜分衿。莫訴相思苦，常凌節序侵。半衾曾對榻，一信重如金。夢殘心自警，人去香難尋。以余清渺渺，知汝語悱悱。持此聊相荅，腸攢懶步吟。

却說雲娥背着夫人耳目，常致書訪黃生消息，竟在白梅庵中住了不題。正是有獨神方能駐景，修將鳳紙寫相思。

【評】此第二十一回，將雲娥綠筠分爲兩地，以便下回單寫其安置盡善，實費經營一心，而且順筆收回，兼寫惜花併帶出被劫照應，却不漏一人，此是書法的密處。

第二十二回 好友作門生暗中摸索 嬌娃充選侍格外搜求

詞曰：碧蘭紛紛，桂苑扳花，思入丹青奪朱霞，離別經時，憑空一顧，識是名家。詎知才別拔萃占高魁，正慶排班佳麗，出色選嬌娃，不許停車待哺寒鴉，調奏琵琶，目盼飛鴻，恨遍天涯。

却說司墨同着墨奴，別了廣教寺，向北京而去，一路查生蹤迹，到處杳然。二人直到北京，便來投那歐陽生。內翰衙門，即對衙班說道：「托爲傳言，說個黃公子家人求見，敝處嘉興。」門役遂引二人進見歐陽生。墨奴見了歐陽生，遂將別後爲事問明，現充北軍，一一說了。歐陽生聞言，不勝駭異，長嘆一聲，乃道：「原來與我友別後，因循誤事，遭此意外之憂，今既長流北軍，不時即應解到，等其到後，自必力爲周旋。」說畢，遂命長班往各驛遍查黃生蹤迹，遂各領歐陽大人之命而去。司墨與墨奴即在府內住了。却說黃生同着慕荆住在梓香

里，到了次年，又值大比之年，遂商量欲往北京納監入闈，二人遂收拾北上。是科恰好遇是歐陽翰是主試，遍行迴避，不見外人，入闈去了。生到闈，此消息，不勝悵悵，只得援例捐監，易名李之華。三場已畢，仍同慕荆宿於客館。主卷乃歐陽生，看至黃生一卷，反覆贊嘆，暗想道：「有此卷文字筆力，全似吾友黃生，使若非其人，安能有此？」又想到：「我友已經發配北軍，我既令人遍查蹤迹，保得無罪回家，已爲萬幸，豈其到京，又能赴試，此必非其人也。我如今只就卷取文，若是吾友，更爲快意，如若不是黃生，得了門人若此，亦不負我衡文巨眼矣。」遂將生卷拔取第一，到了揭曉日期，衆位官員，俱在公堂揭封騰榜。歐陽生先將原卷拆開一看，意中亦欲黃生高中，不期封拆起來，乃是李之華，內仍註着江南應試府籍，不是黃生，頗覺意中不豫，而榜上遍查，又無黃玠名字。到了次日，同年俱來赴宴，解元而居上座。歐陽生亦在那時細認，原來解元乃是黃生，黃生已知座司乃是歐陽，但於公堂不敢說起舊話，只得宴罷別去。歐陽生回去，即命家人去請李解元相見，却說李之華來見，說些闊別套頭，大家歡喜，歐陽生遂將場中取卷，即疑吾友，說了一遍，又將司墨與墨奴來投說了，遂令之相見，而慕荆乃隨黃生同來，遂各相歡飲，仍命司墨墨奴執壺，一齊飲到三更，方同慕荆辭去。生回寓，所以待會試場期，却說周尚書自曾小姐親事不成之後，且見司墨奔逃，日夜着惱。一日，周公子自浙江歸，尚書將此事對公子說了，公子聞言，亦不勝忿恨，又想求親於吳府，却被綠筠再三拒絕。……正在着急，忽見家人攜來京報，遞與尚書，尚書看了，公子亦在旁，只見上面寫着禮部吳奏遍選宮人一件。公子遂對尚書道：「吳家賤貨如許無狀，大人必將名字達於本府，填在冊中。」尚書依計而行。數日後，果然差官出來點選，查冊中姓字便是吳綠筠，列在第一，欽限五月初五進京揀選。此事郭夫人與綠筠皆不知道。那日正與一小尼姑在軒前說話，忽見一家人進來，報知此事，郭夫人遂魂飛天外。綠筠便哭起來，因對郭夫人道：「不知誰人下此

毒手，孩兒決無赴選進京之理。」乃欲跳在庭外池中，尼姑攔住乃免。郭夫人見綠筠這等激烈，亦哭起來，說道：「我兒休得如此，那有不從之理，我想了不若用銀賂了差官，權送汝到京，汝父尚有同年故舊，托彼挽回，或念父情，亦未可定。」綠筠見郭夫人如此說，想道：「我一時即死，亦不得與黃郎相會，彼亦何知我死乎？莫若依其進京，或能脫身，且有相聚之日，若不得脫，死不為晚，亦可甘心瞑目矣。」郭夫人乃一面命尼姑達於葉夫人，一面收拾進京。那尼姑歸到白梅庵，將綠筠被選入宮，誓死不從，將身欲赴池而死，小尼從旁力救，說了一遍，大家驚愕。葉夫人因道：「意外風波，不知何人弄鬼，未知何日起行，少不得要去送行。」尼姑一水應道：「行期定於三月十五日，宮限於五月初五。」雲娥暗想道：「綠筠為黃郎待字十年，只望雙飛畫錦，並臂連床，孰意世路波瀾，終無着落。且黃郎一別，再易春秋，音耗久疎，死生未卜，可憐十載苦心，竟等落花流水，使黃郎異地而聞此信，益加痛怨，性命難知，則夫妻姐妹，永無聚首之期。」與思及此，無限傷心。夫人見雲娥下淚，因問何故，雲娥不便詳言，而愛月已知之，便道：「綠筠小姐父在，曾許配玉史黃公子，後以天涯闊別，子母孤單，不曾成對，而綠筠小姐蓄志已堅，但以無人主成此事，尚是分開，且當日又無物作記，只有在京翰林翁刑部備知，情由天各一方，音信久斷。吳夫人要將綠筠小姐改配周公，奈綠筠不願，竟回辭了，才不想及此事，故黃公子後與小姐私奔，而周家亦將作難。但綠筠小姐矢志不從他人，尚書大人與公子不乃相強，故於近日黃公子充軍起行，而綠筠小姐贈金致意。」許多情節，愛月皆對葉夫人說了一遍。正是方喜同舟期共濟，不虞落水乃分攜。

【評】此第二十二回，無可下筆之處，偏寫出如許淋漓，如許洋溢，似是以充作者而竟非也。為思其意，不如是不能痛快其心，不如是而目自污而目竟失，作手當行，吾友親歷世故，變化無窮，想其胸中所蘊，結筆下洋洋，莫非此心此事，臨題盡洩，幾至上無古今，並不偷睡餘之字句，而為梁上之君子也。寫綠筠小姐激烈口氣，全不涉於雲娥小姐，以別二人於一事也。

第二十二回 出節于同心踟躕顧影 成名欣衣錦邂逅聞聲

詞曰：牽衣送別意無窮，永難逢，去匆匆，前度聯盟，翻變忽成空，他日蓮房求並蒂，絲藏，在藕誰同。桃

花三月浪成溶，化為雲，同去趁春風，此日成婚，舟下結吳中，夜泊驚聞音慘切，欣邂逅，免西東。

却說葉夫人聽了愛月所言，便道：「原來如此，小小年紀，便能以節自持，教人可敬。孰知意外之事，如此紛更，良可歎也。」遂命小尼買車，定於三月十五日，與至岐路送行。挨了幾日，乃是三月十五日矣。吳家夫人與小姐約在同日起行，葉夫人與雲娥小姐亦乘車而來送別，兩下相見，不勝嗚咽。二位夫人遂於路邊握手，綠筠小姐見了雲娥小姐，乃道：「妹子此行，斷不可免。」停車良久，又口占了截句四首以作別云：

比翼連枝鳥，今分南北飛，辭家棲兩地，寂寞怨慈幃。
久斷黃郎信，離愁緒轉多，津亭驛路隔，去住各蹉跎。
別離空悵望，會合聽天緣，姐妹同搔首，情腸兩掛牽。
因怨紅螭開，鄰人結禍胎，鴛鴦難作配，受累只因才。

且說差官見了如此光景，只管追上毡毯，兩下方才割別。葉夫人與雲娥回庵，郭夫人與綠筠同着差官，向大路官道而去，不題。却說黃生在京，自登科以後，專候會試，日與歐陽生、王慕荆相遇聚飲，每於談論之間，偶然觸目，便憶雲娥與綠筠，至於淚下。直至會場期屆，遂收拾赴闈而去。不挨幾時，而黃生又登進士，欽點探花。

矣。歐陽生與慕荆不勝歡喜。生於當時即上疏謝恩歸娶，乃得欽賜旋里畢姻。生因求書翁刑部，以達綠筠，完其姻事。即辭了歐陽生等，帶着王慕荆並司墨墨奴一齊下船，向江南而去。那夜船泊江岸，生在舟中靜坐未睡，正在遙憶二嬌，忽聞江上啼聲，生聞之亦覺悄然，急向艙外一看，但見那船上掛着燈籠，乃是奉旨揀選生遂命慕荆高聲問道：「那邊是何官船，船內為何有婦女啼哭？」船內差役亦出來一看，見生船上亦掛着奉旨歸娶大牌，亦高聲問道：「汝是何處歸娶官船，在此盤問？」慕荆應道：「我老爺新試探花，欽授翰林編修，奉旨歸娶，泊舟於此江中，聽見舟中有婦女啼哭，故相問之。」差役聽了，遂應道：「我本官奉旨揀選宮人，不曉金陵有一女子姓吳，父在亦是翰林，不知何人與他有隙，把其名字開列頭名，今以被選入京，故此啼哭。」黃生聽了，知是綠筠，不覺爽然如有所失。又令慕荆問道：「船上還有何人同來？」隔船又應道：「現有尊堂老夫人同來在此。」生聞言，遂命人提帖往隔舟請郭夫人相會。旁立司墨領命過船，將帖遞與郭夫人。郭夫人接帖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愚婿李之華，旁書黃玠吃了一驚，遂把帖付與綠筠。綠筠見了，破涕為歡起來。乃道：「孩兒平日所以守貞不字，正為此矣。」夫人不知忙問何故。綠筠至此，不得不言，遂將黃西山年伯亡父與其子締姻，並自己為之守貞待字，述了一遍。且道：「想是前因雲娥小姐事發，改了名姓李之華，幸得連捷榮歸，母親大人可往見之。」郭夫人聽了，滿心歡喜起來，即刻同着司墨過船相見。生便問道：「岳母大人遭此意外之變，婿實料不及此。」郭夫人道：「正是不知何人結冤，而有此事，今得賢婿，獨不能周旋乎？」生道：「此回愚婿於翁刑部處，亦求有書在此，即刻回京，少不得要同歐陽大人並翁年伯上疏，奏了此事。」遂將翁刑部之書，即交與郭夫人。正是朝起日臨冰化水，春來風動樹開花。

【評】此第二十三回，愁雲苦霧，忽化為甘露和風，此所謂樹入春風作色佳。

第二十四回 禪堂話前盟雙星會合 芳園留勝跡三美團圓

詞曰：今夜團圓月，幾度經殘缺，苦盡甘來，嚴寒難受相霜雪，上苑重逢，對玉人兒，把前盟申說。舊恨

都拋却，最怕祇傷別，贈詩投帕，信將全盡，中間波折，愛憐兼激烈，駐春園演出許多情節。

却說郭夫人聽生所說，喜自天來，又道：「但不知賢婿因甚得以改名換姓？」生便將前情說知，遂轉問及郭夫人起身之後，曾夫人托身於誰，雲娥何在？郭夫人便將曾夫人寄寓白梅庵，說了一遍。生聞言，悲喜交集，便道：「請闕懇恩，刻日登程，上疏者能解免，重得團圓。」說完命司墨扶郭夫人登舟而回。於次日生開船進京，一途而至，連忙見了歐陽生與翁刑部，說知此事，遂一同上疏奏聞，前與吳綠筠聯姻，後以播遷未娶，聖上見有翁刑部作證，且有內翰歐陽生同奏，遂下命免吳綠筠進京，即放歸家，賜以彩緞，擇吉合卺。後究圖害綠筠，係前工部尚書周謙，即時命下擬以欺君之罪，姑念老臣，罰以遣戍。生同二人謝恩而出，恰好郭夫人亦到，聞知此事，好似雲開見日，死裏得生，不勝歡喜。生遂命管家即刻送郭夫人綠筠小姐到嘉興，順路迎接葉夫人，並雲娥小姐與愛月，同時不可更往金陵，恐有仇人別生枝節，遂命墨奴司墨同慕荆先送郭夫人起身，不日別去。生自在京師，復與歐陽盤桓數日，乃別翁刑部而去，一路不勝赫奕。幾日即回至浙江不題。却說雲娥自別綠筠之後，日覺無聊，一日在亭中看花，忽見小尼自外而入，向葉夫人道：「吳夫人與綠筠小姐已到庵外，車馬耀人。」葉夫人與小姐聽說，忙出相迎，威風奕奕，前面有欽賜完姻大牌二面，清道嚴肅，須臾太夫人郭氏小姐綠筠下車，直進庵中，大家相見，葉夫人與雲娥小姐，因說道：「今日之事，似從天降。」少頃乃坐下吃茶，忽見墨奴領着一班管家，對葉夫人雲娥小姐磕頭，說道：「太夫人恭喜，夫人恭喜。」葉夫人與雲娥小

姐，心中不解。須臾王慕荆亦進來，對葉夫人道：「老夫人嫂嫂在上，容王慕荆見禮。」葉夫人與雲娥小姐連忙答禮，禮畢出去。雲娥與愛月細認，似是紫墨喚舟人，何以同來，大家皆不知此中曲折。郭夫人與綠筠小姐未肯說明，葉夫人乃潛遣小尼到庵外一查，說是李翰林大人欽賜畢姻，遣搬家眷。葉夫人與雲娥小姐尚是不解。直到是夜，郭夫人與綠筠小姐歸了僧房宿了，才將與生相遇及改名李之華，後乃得官，說了一遍。大家喜不自勝，互相慶賀。是夜慕荆與客官家亦在庵中歇宿。到了次早，忙備了大轎二乘，請葉夫人及雲娥小姐動身。葉夫人不捨前婢惜花，與老尼姑說明帶了同去。老尼只得領命。郭夫人捨銀二百兩，整理尼庵，辭別尼姑，共向嘉興而去。不數日到了嘉興，共入生家居住。墨奴乃與舊管家重新閱閱。雲娥小姐與愛月邀同綠筠小姐到了駐春園觀望，但只見花草依然，不改舊時眼界。雲娥因對綠筠道：「只爲此園道近所居，而成好事，受了多磨，今日得返故園，真出望外。」須臾二位夫人亦來園裏，葉夫人因對郭夫人道：「當日舍弟之家，與此園相附，老身昔且寄居府內，一帶高樓景物頗好，今日府第已墟，亭榭灰燼，令人憶故，頓覺傷心。」郭夫人道：「卽今世態難於意料，老身倘非藉庇，安得生還完娶。且喜黃郎及第雙娶而歸，使我二老得所依栖，可以無憾矣。」綠筠小姐亦道：「倘非令舅高樓臨此，我姐妹焉有今日。」大家歡喜起來，不數日而黃生亦抵家。過了三日，便值吉期，三人雙雙合卺，向北謝恩，而宗子事兩兩和諧。自是生與二位夫人日久以作賦聯詩爲事。因感愛月前情，收爲側室。生感王慕荆負俠相救多年，以還俗尼師一水卽惜花贈之爲室，卽在黃生府上合卺交歡，住下不去。司墨奴亦相繼畢姻，未幾而葉總制亦以奉赦回朝，旨以蘇廷策欺誣陷罪，亦發戍邊。葉總制回朝，遂乞假歸家，卽於舊居重新宅第，與生宅第俱見其輝煌相映，而雲娥小姐亦往慶賀，不勝歡喜。生後官歷禮部，乞疏復蒙欽賜歸宗，曾小姐封爲淑慧夫人，吳小姐封爲淑貞夫人。後世子孫相繼登第，至今

相傳稱五代尚書，皆推李黃生云。後人有詩以贊之曰：

於今歡合歷歷，屠情心種苗惹事多，釣隱巧從門裏下，珠遺急向錯中槎，癡來豈惜爲廝卒，幫懶還須仗素娥，留與詞人加藻繪，瓊瑤毡上洽笙歌。

【評】此回知書錦堂開，天庾園避，惟餘二老雙嬌，並與舊日同多磨作儼帖耳。

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初版

新式
標點

駐春園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四角



不妨照樣翻印

標點者 薛恨生

校閱者 何銘

印刷者 新文化書社

發行者 樊景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新文化書社

分發行所 本外埠各大書局

版出社書化文新海上

左文囊公書牘	羅通掃北	包公案	二度妖丹	平妖傳	綠牡丹	遊江將	楊家將	粉粧樓	薛仁貴	薛丁山	花月痕	女仙外史	東漢英雄傳	續兒女英雄傳	小五義	七俠五義	今古奇觀	儒林外史	官場現形記	西遊記	封神榜	鏡花緣	後水滸	蕩寇志	水滸傳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續紅樓夢	紅樓夢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新式標點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六角	四角	四角	五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本國文學史	不識面	短篇文學	文變小史	模範小史	絕妙好詞	中朝小說	六朝小說	莫泊桑	楚辭	唐詩	白話詩	斷腸詞	世說新語	文心雕龍	鄭板橋	史記	王充論衡	陸游詩集	曾文正公	曾文正公	曾文正公	曾文正公	古文類纂	老學庵筆記	新式標點	蘇軾尺牘	俞樾尺牘	小倉山房尺牘	秋軒尺牘	雪鴻尺牘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八角	五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三角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陶庵夢憶	近世文學叢談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白話文法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定價
三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四元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號八三一五九話電 門對斜局書華中號二十六路馬四

